

光海君日記

第百廿一之七

0248798  
10140



24879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冊 8.9.5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一

九月朔甲午傳曰上年以內族者病事承命內醫誤往鄭道家書啓病症其時予極怪醫官之誤聞誤往而既往難追道亦在侍從之列而病重偶命劑給數服之藥矣道必未知此間曲折而再昨避嫌啓辭有所云云誠可哂也設有劑給數服之事此豈至於煩啓者乎極為可駭政院知悉○領議政朴承宗上劄乞遞都體察使咨曰省劄深用缺然西北之事專委於卿勿為控辭凡予守令邊將黜陟賢否關防設機策應事更加察處盡心規畫使予小紓西顧之憂○鄭忠信出來之後奴首送差持書要和王遣文希賢報之其書曰交隣之道信義為重修好之誠實在通譯惟我兩國本無讐怨頃日河瑞國之行遽見殺戮我國猶不為較旋即送人在此固無所失而朴葵英黃連海等相繼不返抑又何意鎮江湯站之事毛將與其票兵潛師往襲江邊各鎮亦不及知况國中乎執此為言無故啓釁曲直所在誰任其咎語曰修辭以禮守國以義茲遣專使導達一二尚冀思量早報好音○庭鞠李東垣等七人及李鼎臣等皆景祿祥連者也○口傳有政以崔有海為兵曹

佐郎以口傳差出郎官始此是後至於西卿亦口傳差下矣○乙

未傳曰千搃上來云告 廟勢難行之改擇日退行禮曹回啓曰  
千搃雖在館所我國大禮何預於唐官又何聞於唐官之耳乎况  
千搃之入京未必在於十三日之前欲為退行吉日則唐官發還  
未可前知何以為之○丙申左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自上親鞫曹  
友仁受刑時高聲發惡而當該都事不即親往禁箠極為駭愕請  
推考傳曰允○丁酉承政院啓曰莫重大禮每為退定羣情悶鬱  
前無吉日冬期向深邊上之無事亦何可必也但聞今來差官甚  
是卑微所幹專為發賣云請急遣宣傳官使之姑留中路大禮後  
上來答曰大臣一邊請行一邊呈告十三日親祭勢難仍行改擇  
日退行○戊戌領議政朴承宗引疾辭職答曰國勢艱危則已矣  
不足恤上號大禮則停矣不復言親祭當前討逆方急何可以小嫌  
引入當日出仕推鞫○傳曰領相呈告上號習儀出仕後退行○  
傳曰非不知大禮當前討逆方急而領相三招不來勢難強行告  
廟祭領相出仕後退行上號以明春退行○己亥承旨朴弘道啓  
曰臣自壬子癸丑忝冒臺諫備嘗討逆矣景祿之免浮於壬癸之

賊盜出景祿之賊壬癸所無之變也沐浴之請孰無是心輸情正刑在所當急而身在該房三日不得推鞠無非臣奉職無扶辱命致稽臣罪萬死請罷臣職以重獄體答曰勿辭領相命招推鞠○假注書李行遠書啓曰臣承命往諭子領議政朴承宗則以為欲治武夫規避赴坊之習重被同僚情外見疑之劄疾病之中惶愧呈告矣伏承遣史官敦諭不勝惶恐云矣傳曰勿為惶恐卿不出仕他事姑置矣親祭以明春退行乎送獄經年勿鞠乎何以為之急速問啓○傳曰告廟祭來月初六日冬享大祭可以兼行乎若不得兼行則令禮官詳議善處○左議政朴弘耆劄子亟罷守禦之任以全公私答曰一之已煩何至於再乎卿等俱以徇國之大臣何嫌於文字上無心之語而有此牢辭乎國事潰裂必由於此宜勿更煩協心共濟領議政朴承宗曾以出身等厭避而戊托屬于各衙門軍官等請並令入送時弘耆兼守禦使受其賄賂多聚軍官故自憚於心引疾辭職承宗亦累辭○傳曰大禮當前討送方急邊報又來速為出仕事領左相處遣史官諭之政院啓曰領相則已為來詣只左相處遣史官矣傳曰允○司憲府啓曰潭

陽物象地大且在湖南要衝府使李隼本無名稱加以年迫八十  
務富其家膏血已竭流亡殆盡請罷職不叙博川郡守鄭遠為人  
奸細侵漁剝割一境嗷嗷如在烈火之中請削去仕版荅曰徐當  
發落○領議政朴永宗啓曰前日李鼎臣等上疏回啓初非大駭  
臣方患重腫猶且扶曳來到而同偁至以待差頓啓况今同偁之  
不來非出於疾病臣雖無庶恥豈晏然於心乎臣累辭體府未蒙  
准旨秋防方急一武夫有闕而義州中軍人皆規避臣職此之慮  
請禁各衙門投屬之弊非指守禦廳而已又非侵逼同偁之言臣  
本無公輔之望特因姻婭而進連章息群天日監臨此生餘望只  
在早退沽市權要誓不萌心兵判之望十有餘負臣無一人之薦  
此亦一證也臣如堂後啼烏聲聲可厭無情之語有意而見噬臍  
莫及刺舌是戒伏乞命遞臣都體察使以治妄嚴秋防之罪○庚  
子傳曰曹友仁李士章保放○禮曹啓曰親祭自上虔告皇恩  
於祖宗也上號臣子揄揚聖德於千載也豈可漸退以致中外  
之缺然乎領相聞此下教必粟體慄慄亟出之不暇親祭則不得  
已退行於念後請上號大禮勿退於十月所擇之吉日以荅輿望

傳曰頌相既知親祭大禮之當前討逆邊警之方急而不關些  
小之嫌遽投辭章不顧國事則有何慄慄之意予近日氣不平冬  
條則尤難行禮或令世子大臣代行告廟之禮而上躡必欲行  
之則更觀賊勢羽春退行檢閱申愜書啓臣承命往諭于左相  
則以為臣之情事已陳前後劄辭待罪私室祇承下諭惶恚因措  
倘蒙天恩得免守禦之任則大禮進參鞫廳仕務死不致辭答曰  
頌相已為出仕卿何更辭乎國事方急速為出仕共濟時艱○庭  
鞫尹連等六人皆景祿辭連者也○辛丑承旨朴弘道啓曰仇賊  
病重眩回禁府啓辭知之邇來都事與月令醫官來言而衆口如  
一故臣雖非目見而啓之矣今見仇賊面質時其所言語初則如  
常終則或有顛錯處觀其眼睛直視矣皮匠李哥稱名人面質則  
謂非真的男伊稱名人面質則始曰真的終曰非真的前後之言  
不同皮匠李哥則明是他人故即令當初捕投都將更為聞見捕  
投事分付矣所謂男伊者仇賊前後之言不同更為捕投乎何以  
為之傳曰男伊詳察捕投○庭鞫罪人仇景祿與辭連者面質或  
加刑記自壬子以後誣告相仍微事能起常設鞫廳有若應存一

衙門至有偷鳥匠竊銅器者指為逆賊王軌親鞫或庭鞫猶恐不及凡鞫囚刑訊之際入侍之臣不忍正視而王獨怡然注目壓膝屹殆面肉狼籍於庭或有臨死宛轉者而王觀視自若若有玩好夜以繼日雖在隆冬盛暑亦不以為苦每慮獄囚之不多誅殺之不刻蓋天性然也

壬寅司憲府啓曰扈衛將邊滄任事西路到雲任繁貢出數外刷馬捧價入已肆毒嚴刑面肉狼籍又馱路傍官妓任拏種欽請罷職不叙答曰徐當叢落○傳曰頃日仁慶宮舉動時未還宮前領相先為退去他提調亦有不進者殊無前日下教之意况違奉議處一刻為急三公備局堂上都監提調勿令稱頃隨駕進去未還宮前勿為先退○日本使玄方受回答書與還去○癸卯口傳為政以朴先先為輔德尹知教兼輔德吳煥兼弼善○營建都監啓曰仁慶宮中正門新經霹靂之灾改造之後二十日內已為告訖丹雘宛然皆稱工役之速成前日李震英以監役官至蒙陞出六品之賞以令觀之間架雖異其不日而成則實逾於昔日且用餘丹看十三種鐵釘四百餘箇至於木梯多至三百餘同請郎廳李汝揚監役官李汝恒各別褒獎以勸他人傳曰



李汝揚加資李汝恒六品遷轉皆都監堂上李覺之姪也○甲辰  
戶曹啓曰接待唐官之道惟在於人參而崔有海以分戶曹郎廳  
方在闕匪故平安咸鏡兩道調度御史結衙事日磨鍊啓下勿令  
上來速為察任事至於下諭而今者崔有海無端上來極為不當  
目今採參之節已迫料理措置之策一日為急崔有海數日內速  
為發送傳曰依啓○承旨朴弘道啓曰柳淑先知景祿之往來不  
能自捕即告於鼎臣鼎臣累月棄置淑憤其不捕欲告於監司鼎  
臣始乃上京陳疏則捕投之由專在於淑外人反以鼎臣為告仇  
者然不亦異乎今者柳淑與仇同繫當初被謫之罪未知輕重而  
首告之事似不可不彰以勸他人請令鞠廳議處○庭鞠韓德男  
加刑承服行刑誣去者也○乙巳承旨朴弘道啓曰今日罪人韓  
德男當為行刑而推案未下仇景祿辭連罪人等當為拿囚速下  
睿裁傳曰推案已下矣仇景祿辭連罪人令鞠廳議處○傳曰金  
萬鎰別養馬四匹使其子大鳴押領上送大鳴前有守令除授承  
傳加資待闕即授萬鎰乃濟州人獻馬千匹故有是命○領議政  
朴承宗啓曰梁監軍送此揭帖勢難拒而不受請令承文院揭帖

修谷使戶曹物件收用因修回禮傳曰依啓物件卿可領之備邊  
司啓曰梁監軍送此揭帖於工曹判書李廷龜處而廷龜方在被  
論待命中不敢自為啓達此揭帖御覽還下後修谷以送其所送  
物件送于該曹仍修回禮為當傳曰依啓所送禮單使工判領之  
○庭鞠仇景祿厚祿裴愛祥○丙午義禁府啓曰都事孫祐來言  
許喚處得其私書十一張多有悖妄之語不敢掩置來告云獄間  
通書萬令嚴禁而軍士羅將等受罪人之賂遺冒法行私極為痛  
惡當該都事難免不察之失請推考傳曰允軍士羅將並拿鞠此  
書急急封入○廣昌府院君李爾瞻秘密上疏答曰疏辭具悉當  
令議處仍傳曰此疏下鞠廳議處大司成李大燁亦上疏自列仇  
景祿微辭連爾瞻父子極其狼籍王並不問爾瞻父子乃上疏陳  
其終始指揮捕賊之狀並言其治獄之事其無忌憚若是○庭鞠  
白景祿張松尹連等景祿脫逸時禁府書吏羅將等也○丁未左  
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以刑房承旨當此逆獄方張之日治獄之  
際重忤於人既不能舉法治逆又不可屈意默默以負聖明莫如  
退去斯可止矣請達臣刑房之任以畀他人答曰勿辭○掌令朴

升吉正言金振遠啓曰今朝臣等俱往兩司長官家謂曰近日仇  
賊之事可論者多矣其中可怪者該房承旨以首告仇賊之事歸  
功於柳淑啓辭蒙允物情齊憤先告仇賊生存者李元燁大燁也  
繼而上疏者李鼎臣也若以鼎臣聞柳淑之言而不即捕投為罪  
則柳淑之聞於里人而不即告於鼎臣者獨無其罪乎柳淑為鼎  
臣遲發欲告於監司者孰聞而告於該房耶柳淑苟有欲告監司  
之心則鼎臣上京日久監司所往至近孰禁而終不往告於監司  
乎告鼎臣之柳淑謂之有功告元燁之鼎臣獨無其功乎今若不  
論事之成就只以始聞始告為功則以告柳淑之里人為焦頭之  
上客乎該房承旨所掌只是出納文書而已今者鷓張鮮勢擅弄  
威福不有大臣不有左右使大臣至於待罪兩司之長禁府之官  
莫敢誰何獄體乖謬又何言乎請柳淑論賞啓辭勿為舉行姑待  
此獄完結更令大臣議處之意請於長官搆草則兩司長官皆不  
肯從臣等見輕於同僚請命遠斥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承政院  
啓曰刑房承旨下直入啓辭職啓辭亦已下之而以臺諫避嫌之  
辭不為入來今日推鞠何以為之傳曰日暮姑停○戊申廣昌府

院君李爾瞻啓曰謀逆人臣之極惡也聖明既以臣不為無狀而  
誤加褒行焉謂以考行旌賞也古今天下安有有是稱而謀逆者  
乎聖明又以臣為連姻王室而親信拔擢之古今天下亦安有棄  
其君親忘其血屬而謀逆者乎聖明又以臣為盡瘁竭忠而三錄  
勲籍焉古今天下安有一生討逆反被謀逆之名乎臣官至一品  
涯分已極子壻六人皆歷清顯榮寵爵祿為一世所忌臣亦懼盈  
異滿每請辭退年垂七十筋力又衰乞骸之箋置諸案頭以待大  
禮之過定為解官之計矣不料今者遇此不測之禍不得不疾聲  
大呼仰懇聖明而永訣也弘道於臣曾同子弟生其身體者乃渠  
之父母而剪拂陶甄者即臣也其父將死臣往見則握手垂涕指  
弘道而為托此則弘道之所知而臣之不負者也臣於弘道之削  
科極力伸解之臣於弘道之死病往見憂疾醫藥救急始續其命  
焉弘道以逆筠一家之人恐其不免來言筠賊逆狀臣答云汝既  
有知何不早告而始言於今日乎弘道驚懼翌日告變以此得生  
此則聖明之洞燭也弘道在銓曹與朴鼎吉為偕大成嫌隙波及  
士類侮辱賢師不容清議逆成棄物拍喉怪鬼屢上妖疏衆泚崖

斥廢痼累年臣未忘眷愛之初心盡力周旋而停居以此言之臣  
何負於弘道而弘道不但忘臣大惠必欲殺臣而後已者何也往  
年亮凌之狙擊臣也弘道實主張之國人所共知而及臣再還渠  
欲掩其情迹反致誠款臣猶不介意冀其有改也景祿雖為御寶  
偽造之亮賊而大燁何與於奴婁前夫之婿乎弘道因此獄事又  
為搆陷臣家之奇貨何其甚也當初仇賊之逃躲亮徒有滅口滅  
迹無復有等語及其元燁大燁上疏先告終能捕拉則有可賞之  
例無可罰之端大臣初謂二李疏告之功亦已大矣者豈欺聖明  
哉弘道欲掩元燁等事移乙於李鼎臣歸功於柳淑獄事未畢徑  
先請賞者其意可知也仇賊之三度納招皆變其說終至於與其  
弟面質違端種種而全不詰問合兩賊之幻說成一口之所出自  
臆陶以來以弟證兄以兄詰弟詭被告之賊徧捕賊之人者果有  
之乎景祿之招或言命同負出寶男挾去或言寶男來在獄門外  
呼出或言遇男伊於中路而挾去或言直出水口門外給米布送  
之或言留宿石假山近處皮匠家或言雇得大丘人馬而去或言  
寶男給木於獄卒或言自搔抹樓下而身碍不出或言手開獄門

而步出還鎖其門或言兒奴男伊得伊與之共負或言玉男即泰  
議家奴而引歸行廊云命同前年在鄉不來則負去者何人耶名  
為男伊姓李皮匠者本無其人則遇於中路宿於其家者誰耶大  
丘金及唱者亦無其人則雇馬者何人耶景福所供盡歸不實則  
寶男玉男皆以讐家之奴被援而玉男則本無其人引歸於行廊  
者何人耶弘道只以此一款作為可信而不問他說之詐飾者何  
耶厚福之招或云景福身自跳出獄牆或言兒伊由側穴投銀使  
景福分給獄卒而畜出或言留宿於泰議行廊或言馱送於東大  
門外或言元燁不知大燁兒奴負出景福而獨為上跡捕捉云厚  
福當鞠先言景福身自跳出獄牆則弘道何不停拷仍問而便以  
直告可生誘之男伊本無則側穴投金者何人耶景福自謂留宿  
石假山近處者厚福則謂留宿於行廊景福之所謂放送水口門  
者厚福謂之東大門外景福之所謂分給木疋者厚福謂之納銀  
分給元燁大燁同為一疏而厚福謂元燁獨疏厚福之所言者皆  
傳景福之所言而何如是各異耶弘道不問景福所招之違端已  
為可怪而又問其時在鄉之厚福使傳生存景福之所言者何耶

景祿之未捕來也厚祿初招景祿逃還之由初不問之而今有許  
多變說此非景獄入獄後通謀而做出者乎此則所當窮問景祿  
厚祿得其隱情者也而弘道終始不問者幸其陷臣而然也然則  
仇賊兄弟所供面質互相乖錯弘道以景祿所言為是耶以厚祿  
所言為是耶只以搆陷臣家之言指為承服其他違謬之語不復  
鈎問教之以必生誘之以不杖每示緩刑求聞新語死中求生之  
賊宜乎隨其顛指而變幻其說也弘道之操縱生殺擅弄威福欲  
逞宿憾假托討賊無拿命而擅囚鼎臣不取稟而直捕援引大臣  
被詆而待罪推官緘口而傍觀兩司在座亦不有言此獄之治何  
由而明審耶所可怪者前日尹連兩度供招極言仇賊掘穴自逃  
之狀而弘道不為取實壯日景玆張松當訊大呼曰願與仇賊面  
質而受刑且極言仇賊浮去抹樓掘穴踰墻而出弘道曰非承服  
則勿問勿言也終不聽理仇賊何德於弘道而言言喜聞每稱可  
生獄卒何怨於弘道節節厭聽勒加刑杖乎欲使此獄諸囚皆如  
仇賊搆陷臣家然後快弘道之心而報仇賊之讎也以獄體言之  
仇賊兄弟之竟說前後懸殊尹連張松景玆之所供前後符合在

仇賊何不窮訊而獨於連松等囚若是其偏酷耶近日坐誣陷伏  
刑之人若使解縛而假以不殺欲聞其言則孰不為仇賊變幻之  
辭反陷渠所讎之人乎噫莫重王獄為弘道竊弄之地憑藉仇賊  
之口吻以搆陷臣家為事是即弘道仇賊合為一心而報復者也  
國人以弘道必欲殺臣謂臣自取臣於今日尚未知人言之至此  
也弘道作慶運感懷之詩而臣不力討弘道坐都監贓污之律而  
臣不誅治是果臣自取之罪乎聖明若以臣為有罪則雖死於殿  
下之鈇鉞固所甘心若以臣為無罪則枉死於弘道之鍛鍊終不  
瞑目矣竊念臣於殿下何如臣也臣於春宮何如臣也臣之諸子  
於殿下春宮亦何如臣也今若弘道誘賊弘道治臣弘道殺臣則  
臣之一家固無罪而盡血於弘道之手豈不冤乎臣再陳啓日  
昨陳疏聖明矜惻即下鞫廳弘道阻撻尚不議處不過為一二張  
休紙也今又扣闈乃敢瀝血非不知冒瀆嚴威煩聒天聽而事急  
禍迫願得一言而死特垂洞察俾伸至痛荅曰啓辭具悉當令鞫  
廳議處○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臣重被大官之啓并退伏私室  
而朝來牌招之命不得承命來詣矣臣自念刑房之任無非被



斥之崇伏願聖明遠臣刑房之任以安愚分○已酉尊號上箋○  
庚戌備邊司啓曰井浦所捕賊舡事人言甚多或曰高賈舡或曰  
唐兵之漂到者云江華府尹所報則唐人九名同浦庫中囚禁其  
餘守直舡中卜物云井浦萬戶所報則十一名斬殺一名落水云  
設或明是海浪之賊猶當縛置以待朝廷報處而徑先殺盡頃年  
洪仁傑李箕賓等事可以鑑矣而又有此事請急遣京官馳往審  
察以處荅曰依啓○司憲府司諫院合啓曰朴弘道本以一奸邪  
妖物見棄清議今因仇賊之獄竊弄威福未有拿命擅囚李鼎臣  
至於頃日推鞠不為落點之人上闕嚴刑刑人囚人恣行已意其  
不有君父不有鞠廳蔑法矯制之罪不可不治請亟命拿鞠定罪  
荅曰此時該房承旨豈可拿鞠乎勿為更煩此後逐日連啓皆不  
允○辛亥監軍梁之垣留京四十餘日征勦事畧無指揮而徵銀  
六萬兩及大舡七十隻還賣於避亂民每舡捧銀百兩而去○  
壬子弘文典翰洪克儉應教徐國楨等以朴弘道蔑法矯旨請按  
律定罪荅曰已諭兩司○傳曰秋氣日高邊上事機比前尤急累  
日不坐無異太平好則好矣但下教而報一一議處無滯事言于

備局○癸丑備邊司啓曰竊聞銓官凡差除之際每患之人不得  
備擬堂堂聖朝多士如林豈有無人之嘆哉只緣士大夫既無所  
食報處外方以致如此令吏曹一一召聚京中隨闕差用從之○  
慶尚監司金止男別措木五十同米一千石納于新閩都監○甲  
寅傳曰輿輦儀仗近因上踰大禮年年改造雖以平時物力亦何  
以為之大禮行後則例歸于該司任他謾藏雨露破傷以此內乘  
及儀仗庫官負殿最憑考事下教亦非一二而小無體行之實令  
該曹更加申飭着實舉行○乙卯朴弘道方在論啓中直入政院  
啓請推治臺諫臺諫避嫌請遠答曰勿辭○丙辰傳于義禁府曰  
近日病重罪人抄啓保故事下教非止一再而有司不為舉行受  
刑一次相繼徑斃或有不受刑而病斃此豈日寒之故也有罪無  
罪俱未安當即一一抄啓保放待差還囚○全羅道大雨光州無  
等山岳頽潰山下人家數百餘戶盡為漂沉平地成川羅州地四  
五十里之間田畝盡沒○備邊司啓曰井浦萬戶趙光弼殺盡唐  
人曲折京外籍籍請送于毛將處使之梟示答曰不可率爾下送  
更加熟量議處○丁巳備邊司啓曰毛將不量事勢橫挑強胡嫁

禍於我國者累矣既懲林畔之變今將入海是則悔禍之端已著而信我之意亦可見矣若使天朝將官飢餒於我地而不能接濟則於心能不得慚而亦豈四海九州之人所期望於我國者哉義州米豆三四十石監五六十石牛隻等物請令該道備給從之○戊午下諭公洪監司曰恭聖王后曾祖母祖母追贈後石物豎標改題主○己未都承旨李德洞啓曰近來紀綱大解萬事無形至於新進之官不識事體檢閱安獻徵累日牌招而偃卧其家不肯詣闕曰雖罷職吾不恆焉云此而不治何以為國請更為牌招傳曰允○庚申備邊司啓曰下三道積粟人更加勸諭多納則除守令實職事下教矣宣諭使賈擎事目分往下三道及京畿海西宣布德音其應募者多是士類而該曹政事未見一人擬望承傳反不如奔競請囑委屬未便請今後隨闕差填答曰依啓此事今若失信則後無應募者矣各別速令舉行○辛酉傳曰嶺南督運御史只管營建之事體面不重編令不行各邑各鎮軍器城池防備等事兼管檢飭事日磨鍊下送○大司憲南陞避嫌未及忝受誓戒請遠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壬戌掌令鄭弘遠持平

韓正國鄭湛避嫌伏見俞大建之劄黨與充滿腹心根據三司齊  
聲攻一弘道等語臣等竊痛焉非弘道則孰同大建之惡非大建  
則孰護弘道之惡然則大建之救弘道為已非為弘道也臣等與  
大建為伍不亦羞乎請遠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弘文館上  
劄曰雖有橫加之斥論事得體之多官有何可避之嫌請大司憲  
南瑾遠差執義鄭道司諫林健獻納閔藻掌令朴升吉鄭弘遠持  
平韓正國鄭湛正言韓維翔並命出仕答曰既為趨諂則雖未及  
就班其心已齋與受誓戒者何異大禮已迫憲長不可遠易大司  
憲勿遠出仕時大司諫俞大建上劄仲救弘道紙斥兩司故兩司  
並避而玉堂請出之南瑾大建之與也故請遠之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二

十月朔癸亥日食○備邊司啓曰王巡撫來鎮廣寧為日不久而遼陽已陷廣寧又沒被罪在監飛書越海求救毛將其情可悲我國構一書因便申理則可以慰毛將之心解巡撫之冤天下之人亦必曰朝鮮忠厚請令承文院斟酌下語善構一奏傳曰但揚經略有大功於我國唐官亦有請救者而本司曾已防之獨於王巡撫陳奏分疏未知何如無已則揚經略並為伸冤備邊司覆啓申前請荅曰然則揚之冤狀當初欲為陳奏而惶恐不敢之意並入於措辭似當○甲子傳于備邊司曰今見勅書謄本則其中有邊吏潛懷別圖必非甬意等語此必毛將構陷鄭導因極因極毛將善待為今日急務各別陳諭仍為辨証備邊司啓曰伏睹 皇勅有因極未安之語向來謠說輾轉流入因以致疑曷勝驚惋 天朝之所以是非者一則毛將二則毛將得其歡心斯為急務前日嶺南所送倭鈞倭鎗及弓矢量宜下送以備戰守之用仍陳賀意極合事宜勅內之意不可不痛辨使臣令吏曹差出明春叢送兼謝賜勅恩典荅曰彼豈以鈞鎗之送釋憾乎辨証使臣今速啓下

正二月間勿退開洋○乙丑備邊司因傳教啓曰司馬長今既曠  
闕亞官以年少未諳委之人其安敢獨當抄兵致誤國事乎一味  
惶恐縮頸退伏其情戚矣判書如難差出請參判適差以老成望  
重之人極擇代授荅曰既在其職則安問老成與否時承宗之子  
自興方為參判故承宗啓辭如此時貴臣爭為吏兵判內嬖亦各  
主貴臣互相妬狼故久不出兵判而吏判之五年虛位亦以此也  
○丙寅弘文館啓曰兩司多官引避退待本館當為處置而均被  
大達之詆斥何敢仍冒處置請命鑄削荅曰勿辭○傳曰宗廟  
親祭日宮城外四方及後苑巡邏譏察各別察為○備邊司因傳  
教啓曰邊報至急而左相朴弘耆八請齋右相趙挺病諸堂上皆  
入清齋臣承宗獨來請令郎廳將此備忘徧告于諸大臣堂上即  
日議啓荅曰此係邊事一相亦足議處詳議速處○丁卯夜二更  
雷動電光○同副承旨韓孝仲啓曰土木兵革不可一時並舉目  
今生民焚溺門庭有寇天兵杳至不可大興宮闕之後而以性智  
之妖說興此營建民產既無塗炭已極餓殍盈路灾異疊出人皆  
歸罪於此僧莫不欲裂骸而食肉矣大抵殿下聖德已明不惑於

左道我世子養德春宮豈宜緇髡之出八仁慶雖曰空闕何可使  
胡僧居處而誦經拜佛無異寺刹也又聞妖人福同本以男漢變  
著女服出入宮家豈非寒心之大者乎舉朝含嘿而臣獨唐突固  
知言叢禍隨職忝近密豈怵禍福而不為一言傳曰孝仲愚悖極  
矣渠有此懷何不於宮闕未始後前言之乎如子寡昧則罪過固  
多世子潛龍有何所失而侵及至此當子致齋之日敢進侮辱之  
言極為可駭但近臣也只適本職性智之於土木福同之於祈禳  
皆以妖說病國害民而滿朝皆畏首尾莫敢規諫惟孝仲忘生抗  
言可謂難也○以鄭豈為承旨李孝誠正言孝誠汝儉之子借述  
竊科○傳曰孝仲不識事體齋戒之日有此愚悖之舉都承旨何  
不援舊例止之乎極為可駭六承旨並察之○承政院啓曰孝仲  
年紀衰邁心氣似傷有此陳啓臣等不能阻抑之失在所難免不  
勝惶恐答曰勿為惶恐○戊辰金羅道羅州居進士金宗海等百  
餘人納米千石願留牧使俞昔曾咸平民納米三百石願得前縣  
監李弘望時除拜邑宰皆以賄賂競事剝割昔曾前任靈光清慎  
善治弘望亦廉謹故有是請民情亦感矣○備邊司啓曰親民之

官莫切於守令近來守令之闕幾至四十而或七八朔或經年不出官家蕩敗吏民潰散都目之政閱歲不舉着令東銓清齋罷後即為稟政有關守令填差前八望薦亦賜點下無任萬幸傳曰親祭日新設捕盜軍官兩官近處不輕堅守巡邏○已巳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自上亦在清齋之中則執事諸官何不待上命徑先散歸乎今後令該曹十分察處○備邊司因傳教啓曰即接西報毛將又送軍兵於陽鳳之間度其希賢出來欲為嫁禍急遣伶人於中路言于希賢使之轉由昌城之路免致他虞事韓浚謙李時叢等處馳撥密諭從之○庚午尊宗都監啓曰大殿玉冊文書寫官吳靖中殿玉冊文書寫官沈悖預差吳綬有故代以他人付標入啓矣莫重王冊三人一時言病不為書寫極為未便請並察之荅曰吳靖吳綬年少有何事故而不書乎殊無人臣之義矣沈悖雖有病豈至於不能書乎並勿付標速令書寫○辛未有事于太廟王親詣齋宮以將行上號之禮親祭而告之也○王罷祭還宮設沉香山倡優百戲于輦前住駕耽歡久不還官司憲府司諫院啓曰儻禮雜戲不過侈皇上之恩典稱一國之大慶雖不可



廢亦不可玩賞止輦路次似為未妥速還法官以完賀禮荅曰此乃莫重之慶應行之禮何可每不成禮乎休煩可矣○王還御仁政殿受百官及八道賀箋頒敕八方赦殊死以下加百官資○壬申藥房都提調左議政朴弘者提調李尚毅副提調李德洞啓曰聖孝蒸蒸誠深對越允遇嘉慶必先虔告於穆清廟祀事孔明親臨賀殿禮儀卒度神人慰悅而玉體勞動不既多乎不勝憂慮敢來問安荅曰親祭累退心竊未安昨日行之無欠深用喜幸予候如前○癸酉王御仁政殿行飲福宴陳妓樂於殿內○甲戌王以唐官在館命退上號日禮曹啓請勿退不許承政院啓曰縟禮將行羣情瞻竚伏聞退行之命莫不缺然目今冬節漸深遠虞亦急若遲延曠日褒揚漸遲極為鬱悶雖唐官在館萬無所碍伏願俯採大臣之啓以前定二十日速為舉行荅曰予意已言于禮官○右副承旨朴弘道啓曰頃日伏覩韓孝仲啓辭極其悖妄臣等聚首驚恠心骨俱寒不能力止之罪萬死難逭第念外人殊不知啓辭中侮聖上辱東宮之說不一而足臣竊痛之其侮辱之說雖不足辨至於相審宮基之僧來在都中者 祖宗朝亦有之今者彼

僧雖過東宮門外此不過宦寺下人輩之所為東宮何以知之臺閣容庇不論臣實恠之且孝仲又以營建事始言於垂成之後臣亦營建提調也焉能免孝仲之譏斥乎主辱臣死義固當然身雖罹於臺論心敢忘於君父乎今當罷齋叨叅福宴咫尺天威敢為陳啓無任惶恐荅曰所辭具悉勿為惶恐○司諫林健掌令朴承吉鄭弼遠持平鄭湛韓正國獻納閔滌正言韓惟翔啓曰弼道與孝仲同在近密之地允於出納無不相議孝仲啓辭既有侮聖上辱東宮等語則弼道何不力止而捧八乎既八之後嚴旨既下欲免同叅捧八之罪反以容庇歸咎於臺閣弼道前日與賊暎同謀授疏及其情迹敗露要得有亨之荅書欲掩己罪今此手段前後一也弼道方在請拿之中請推兩司略無顧忌又因此事攻陷臺閣人之同極乃如是耶自古欺君罔上之姦不為不多而如弼道者未之有也臣等直恐國家危亂不在外寇而在於弼道也且弼道之罪當於宴後連啓事會議歸一而南理則曰初既不叅今何開見俞大建則書於簡道曰既停啓劄不敢從臣等竊恠焉弼道罪惡姑以近日所犯言之矯旨人臣之大罪而弼道無傳教而擅囚

未落點而擅刑至有備忘猶不懲哉晏然出仕反攻請罪之臺諫  
此誠前古所未有之大變也三司之論案出於共公而此二人有  
何所見敢欲作搜於其間乎大建老妄邪毒穢惡狼籍獨上妖劄  
救護弘道姦細相符理固然矣如瑾之所見與大建有異私對同  
僚力言弘道罪惡及荅簡通大相牴牾尤可恠也臣等俱忝言地  
使堂堂公論見撓於恠論決難仍冒請命適斥荅曰勿辭並退待  
○慶尚道進士河快上疏請開言路不省○丙子秘密傳曰尹安  
國前後避事非一尋常白衣從軍不足以懲治為先義州定配今  
後厭憚接伴問安官之人繩以重律備邊司回啓言安國中風病  
重只白衣從軍○王接見宋遊擊于仁政殿○丁丑大司諫俞大  
建啓曰近來兩司黨與根據恣行胸臆國人所共憤久矣不論其  
所當論論其不當論是可謂一出於公議乎指喉孝仲侮辱君父  
侵及東宮事極駭愕而未嘗出一言非之此非指喉之驗乎朴弘  
道以該房雖有不察之失而連請拿囚是可謂論啓之得其正乎  
朋姦罔上之罪不可不懲請命孝仲削奪官爵前後叅論執義鄭  
道以下司諫林健以下並命適差荅曰韓孝仲事徐當發落鄭道

等何必適之卿宜體予意善為鎮定○戊寅弘文館劄略曰俞大建  
穢惡彰著為人所棄不体聖上鎮定之教又欲攻陷三司請命適  
差以靖朝著答曰目今邊事日急此特朝廷不可開闢端故既不  
允大諫之啓則爾等又何敢必擊大諫乎劄辭極誤勿為更煩○  
司諫院啓曰三司請罪弘道宗一國公共之論也大建見棄人類  
黨惡弘道交亂朝章熒惑聖聰弘道擅刑矯旨而大建以為不察  
之失弘道方在請拿而請推臺諫而大建以連請拿曰謂非論議  
之正弘道勸八孝仲之啓而及其批下欲免已罪歸咎臺閣大建  
以諫長曾無一言反謂多官不論其所當論南瑾以法府之長亦  
無一言而大建只論多官不亦偏乎孝仲諸子侮辱大賢至削青  
衿錄又於上年往叅兗疏韓家之視時輩如讐國人之所知也大  
建反稱多官指喉之驗不亦恠乎大建傾陷正論網打士類所謂  
朋姦同上案自道也多官既避大建所當即避而姦計百出故為  
遲延國無臺諫至於五日臣恐聖上前後鎮定之教反歸於姦邪  
欺負之資也請大建遠差以靖朝著答曰已諭于弘文館矣○已  
卯司諫院啓曰兩司之請罪弘道一國公論韓孝仲之事弘道謀

免其罪而先發之大建又乘多官引避之隙而繼發之兩司之無  
暇於他事勢所然也孝仲即晉善之查頓年前免徒攻時輩其諸  
子力主其議而往叅免疏則孝仲與時輩有何相切之事乎孝仲在  
政院弘道為一啓辭不問孝仲自書孝仲名而八之兩人相切據  
此可知也大建所謂指喉者謂何人乎未知聖明以大建為可以  
鎮定朝著者乎國家名器為大建所竊弄相持一年寧靖無期兩  
司多官徒有疾惡之心俱無可避之嫌請司諫林健掌令朴外吉  
持平韓正國鄭湛獻納閔藻掌令鄭弘遠正言韓惟翔並命出仕  
荅曰依啓○掌令鄭弘遠啓曰大建奸邪國人所共知今復更瀆  
也第以指喉孝仲侮辱聖明侵及東官極巧且慘大建以故相之  
子行年過稀則重受國恩涉閱世情久矣雖不知退所當少恤人  
言而披白髮磨老齒受人指揮欺心因上至於此極臣被人彈論  
請遫臣職荅曰勿辭○司諫林健掌令朴外吉持平鄭湛韓正國獻  
納閔藻啓曰臣等前被弘道之請推又被大建之論遫今之為臺諫者不亦辱  
乎其欺罔君上之計至此極矣老妄之言雖不足與較既被醜詆請命  
遫斥荅曰勿辭○庚辰傳曰兵判薦領相不為云令速議薦吏曹啓曰問于領相則以

為右議政左議政所薦若干員皆一時名公巨卿此外可合宰臣  
有幾人哉其時臣不別薦望到今不敢加薦云矣○兩司合啓弘道  
事仇景祿丞命嚴鞠事此後逐日連啓王堂上劄皆不從○司憲府  
啓曰廣取武科乃為防秋也親耕別試放榜尚未舉行目今虜馬  
將有南牧之患經年戊卒替代無期而膂力方剛之武夫偃息在  
床請令該曹擇日放榜從速發送且大禮緣罷謁聖盛事請循例  
為之戊午式年亦次第行之廣選武士連續八防鞏轂之下盜賊  
之患滋甚而事係士族之家則有司不敢下手窺伺軍士反被歐  
打請四大將為先推考荅曰依啓放榜事唐將回還後為之○辛  
巳執義鄭道啓曰臣再至呈告臺席間事宗不參論矣竊見俞大  
建請適兩司之啓皆是前日劾渠之臺官誠可駭也大司憲均是  
不言而獨脫之李孝誠前後不參而並八之此果所論一出於公  
正乎孝仲之罪自有當身而謂人指喉巧且慘矣廷辱實深勢難  
在職請命適斥荅曰勿辭○幼學韓誠三疏請治銓曹黨附奸兇  
擅亂朝廷之罪不省○大司諫俞大建啓曰李孝誠論啓請適臣  
職而自上不允則諫官之名猶在臣也臣之所論執義以下待臣

停論然後出仕例也今者李孝緘不待臣之停啓而徑先請出不  
願舊規司諫掌令以下亦不願規例偃然出仕於臣之未停之前  
臣雖欲體聖上鎮定之教亦不知所為臣既被醜詆請命適斥荅  
曰勿辭○承政院啓曰兩司城上所啓辭傳入之後以大司諫避  
嫌皆出去請批荅命指言之傳曰允○以安應亨為開城留守申  
忭吏曹正郎韓詠原州牧使李福長陽川縣令詠造之妾壻而爾  
瞻之黨也自近臣求出州牧蓋欲掎克以肥家也福長以寫字官  
其女有寵于王銓官承望注擬○壬午登極上使吳允謙馳啓臣  
等一行本月十五日無事越海宣沙浦到泊○領議政朴承宗啓  
曰臣於十八日坐備局謂李挺元曰俺之孽子曾參非分之職至  
今惶懼後勿爾也挺元曰唯唯昨見政目臣之子自今首擻尚衣  
主簿悚懼之心比前尤重即今人才壅滯臣未嘗進一賢汲汲於  
賤息除職公議謂何臣詣備邊司伏地待罪荅曰近來此路大開  
於卿有何未安安心勿待罪○正言李孝緘啓曰大建既請適兩  
司多官而仍被玉堂之劄劾則臣以前後不參論之人目覩大建  
跳踉眩亂之狀先劾大建仍為處置多官則渠之死論有何顧也

臣既處置之後仍停遶渠之啓則渠以被論之人安得有無於其間而大建髮已種種老耄又及鎮定之策何望於渠而渠以鎮定自任尤可哂也臣不幸再遇怪魔不可仍冒請命遶斥荅曰勿辭○司諫林健掌令扑升吉持平鄭湛沈之清啓曰大建以兩司為指喉孝仲論遶多官此果謂之鎮定乎大建乍出乍入乘機俟隙以狙擊兩司為能事聖上雖有鎮定之教其如大建之巧詐作孽何哉臣等每因侵辱不得未避請遶臣等之職荅曰勿辭○以吳汝穩為副應教扑慶新公洪道觀察使汝穩仁弘姻家黨附爾瞻爾瞻以大提學破格薦入翰苑因使引進黨類爾瞻之指揮仁弘皆因此人而縱史之也慶新丁酉年為全州府尹賊陷南原天將楊元敗遁慶新望風逃竄宣祖遣使誅之慶新從間道上京因緣唐將得免至是潛結宮禁果叨方伯稱以助工多獻米布以固其寵○癸未左議政扑弘者上劄辭守禦使仍乞免本職遣史官諭之曰予素有心恙近日尤劇而左相以不閑措語間事陳劄非一而至於不仕備局此誠何時大臣越視國事徒懷一切之計乎殊非循國之義也急急出仕扑弘者柔邪鄙穢自少以左右迎



合長占華貫永慶之時攀結黨助出入兩銓永慶敗又附三昌締  
結宮禁以至相位其子耒章等貪惡無賴偽造文書攘奪財貨至  
於擅放剽盜媒受賄賂私遣拿卒搶掠閭里雖以三昌之貪縱亦恥  
之子姪七人皆以借述冒占進士及第姪晋章稍解文字都人戲  
言曰朴章七章晋章文章韓國五國定國亡國柳立十立命立特  
立云○甲申左議政朴弼耆又上劄辭職荅曰凡天下事過則不  
可况此時乎况大臣乎目今國事愈往愈艱卿等若協心共濟則  
予亦高枕無憂矣如此措語間事有何固辭之道乎深用憂慮勿  
為更辭○判中樞趙振上劄以為叢身門蔭儘叨宗班乞遯本職  
不許振挺之兄也曾為師傅因以遭遇攀結宮禁有此陞擢○工  
曹判書李廷龜上劄辭藝文提學荅曰卿素負華國之才而年紀  
不至太衰宜勿控辭盡心察職○乙酉大司憲南瑾上劄曰酸臧  
甘苦其味不同溫涼寒熱各有其時士夫之陞沉朝著間論議何  
異於此臣即上年之憲長也此時三司舉皆一番人春間除授本  
職不出於銓曹之備擬非但形迹稍存又所以耒特授之侮也仍  
致言論矛盾事多生梗以臣之孤危罷軟猶不肯黜己見而附諸

僚許多僚負必不敢屈其意而從臣也臣意只欲体聖上鎮受之意而常恐奉行之未能近日開端又起彼此相傾而臣名亦叅舉論之中雖在病告詎能平心臣嘗謂臺諫叅論之際有大段不合之事則挺身而退不為之苟同而已何敢謂我直而人曲彼非而此是乎頃在誓戒之日未及入班玉堂之請遶十分固當自上以大祭臨迫特命勿遶今則大禮已過為日亦久臣之仍冒行公非但於事理未穩老耄日甚百病交侵伏願聖上遶臣本職及兼帶同知經筵成均館事世子右副賓客尊宗都監提調不從○傳曰張暄病重云遣內醫馳救以休察副使受命在外也○丙戌承政

院啓曰登極使擎耒勅書厚誣昭雪錫賚便藩乃一國宗社臣民莫大之慶也告廟之禮有司既請矣迎勅時謝皇恩禮一節請令該曹儀註中磨鍊舉行傳曰允○丁亥正言韓惟翔啓曰臣賦性愚戇見無禮於君父如鷹鷂之逐鳥雀但知勇往直前之為忠不覺挾彈者之謀其後也虺吻密屬賊弩潛吹政院之推未售長官之評絀至人莫不為臣危之請命遶斥荅曰勿辭○己丑都元帥韓浚謙馳啓李馨遠所捧皇勅督受無人不得趁時拿

去監司遠巡宣川臣方在傍邑從所見馳啓政院啓曰伏見都元帥韓汝謙狀啓李馨遠既因毛將分付奉勅在路其名已在於奏本中今乃拋棄勅書未有管受之處勅書區處後拿去元帥職外馳啓宗出於不得已而極有所見請令有司速為議處傳曰允○司憲府啓曰公洪兵使玄楫本以汎濫之人濟以貪鄙前為濟州牧使本州蕩盡後於南兵之營南道空虛今為本職德山乃渠之本家也沔川乃渠之農庄也轉輸窟穴溪壑將盈請削去仕版和順縣監成汝撥到任之後專事剝割請罷職答曰徐當發落○辛卯領議政朴承宗啓曰今日應行大禮緣臣狗馬賤疾而退臣非病之痛惟是退行大禮為悶迫便欲無生舉國顛望之情一日為急祖宗在天之靈期待於冥冥請於初三日仍定幸甚臣東瘡未詣伏地待罪答曰大禮何可徑行於卿病之日乎况耒月初四日私忌也數日退行何妨宜勿待罪速為退去安心善調瘡可即出此非如祭禮晝間所行何患乎日寒待卿病差無故日行之可也○壬辰兵器都監啓曰郎廳前郡守金應昌啓下察任已過十六朔訓鍊僉正李廷培前司果尹汝任等朔數雖不及於應昌而其所監造

鳥銃九百餘柄環刀六百柄大炮九十位火箭一千九百枝甲冑具三十五部各樣兵器優於常數無不精利加以李廷培則今秋受差黃延道一月之內貿鉄三萬餘斤務盡心力尹汝任兼察焰焯廳徃來監董六朔之內煮取之數多至一千二百斤勤苦最多焯焯監造官金彥範安璠晝夜不離盡心竭力亦為可嘉似當照例施賞傳曰並加資金彥範下三道邊將除授○傳曰季冬儺禮是周家盛禮而該曹諉以判書不出不給價布云予見天朝尚書有故則侍郎代察該部事雖徵兵重事叅判亦可代察况尋常事乎殊為未穩急急準數給之今後勿諉於判書○以趙存性為海運使時公私海舡盡為官闕都監及貴勢家所占漕路不通雖或運到京江貴勢家稱以徵債恣意掠奪郡縣方苦官闕之後流亡將盡守令舉不能催稅出海由是京倉空竭百官絕俸御醞米亦久之絕假貸於坊里香徒以數三斗續釀戶曹判書金蓋國計無所出建議以海運判官權輕不能號令三道請革判官特設海運使分置從事官刻期發運且依中朝之制京江置操江御史禁制劫掠輕者杖治重者梟示王從之以同知趙存性有幹能薦

為海運使專管催督 反正後罷之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二



##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三

十一月朔癸巳司諫院啓曰三年大比國家重典戊午式年尚未  
停當以致辛酉之科不得設行且親耕別試一國大慶固不可  
踰時而遷延到今不為設椅當初武士之廣取之為防秋而河水  
將合邊虞孔棘數百武士裝束已久請令詠曹丞設殿試且行放  
椅一以重大比之舉一以備防戍之急從之○乙未王世子賜宴  
師傳賓客侍講院翊衛司于時敏堂既退上啓稱謝曰伏以離日  
舒輝幸忝從遊之列需雲流澤猥叨饋饗之恩榮軼尋常感銘方  
寸伏念臣等才非輔導學之琢磨禮樂詩書敢擬正人之論業干  
戈羽箭詎稱弼士之獻規祗隨難戰之威儀那免鶴軒之談瑣瑣  
力徒彈於覆篋寵光遽侈於加邊你膳嘉肴堆玉盤而綺錯露漿  
露液灑金罍以香濃飲過三行既飫仁而飽德敬伸百拜終戴惠  
以荷私講僚翊屬之分班喜氣歡聲之滿座西京廣受阻登薦壽  
之筵東晉王周末預侑客之翅盛事罕聞於今古竒逢足詫於无  
生絢蓋茶過王世子邸下誕啓宸維茂膺天緒龍樓向寢致孝愛  
而益勤鳳宸承顏奉聖謨而弗怠遂使慕羶之螻蟻之同眩樂之

鷓鴣臣等敢不報切淪肌戒存濡首崇賢迎迓縱慙典午之美禪  
資善討論庶勉屬楮之偉績荅曰禮愧設醴恨未稱情至勤未謝  
尤用未安願加輔翼之道以副資毗之望○丁酉張鎮漢上疏以  
王越海遣使受獎 天朝清告庙上舜荅曰省疏具悉古人有事  
則告于先庙禮也該欲告 庙矣至如得禮何可每行勿為如此  
之言○大司諫俞大建啓曰伏見張鎮漢之疏其為國家自慶告  
廟為君父顯揚盛德之意可謂至矣道陽陷沒海路未通朝 天  
使節久未即貢朝野憂惶計無所出而聖上催發使价至誠奉大  
遜厥玄黃之儀不廢於干戈搶攘鯨波危險之中荷 皇上寵褒  
之恩鎮天下毅阻之心 勅諭渙汗錫予便蕃其功光 祖宗慶  
洽 宗祔為如何哉告 庙之禮上舜之舉在兩不已而臣待罪  
言責未及陳列遂使草野之士先發臣罪大矣請遠臣職荅曰勿  
鮮○以任器之為獻納李元興吏曹正郎李慶益修撰閔深史曹  
佐郎尹聖任韓吸副修撰沈亨青松府使李文賓寧越郡守金忠  
輔長馨縣監 沈亨即悅也以世家名卿未免隨俗俯仰時為營建  
都監提調士論鄙之至是求出為青松府使換驪州牧使蓋欲避



人言而以止卿左授人恠之文賓孽產忠輔私賤皆因緣善幸得拜守令前後所往割剝到骨吏民俱散舉邑空虛之後又遷而之

地○戊戌黃廷監司馳啓黃案政案下王勝以井浦害舩致敗查訪事出來○禮曹啓曰因臺論戊午式年議震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朴承宗以為戊午式年臣方在草土不與人接到今何以知之伏惟上裁臣曹之意國家公道只在於科舉自前如有些少不公之言則便罷其榜戊午式年多言未知何據而其時臺論重發已未冬臣就止忝冒憲長公論嶺嶺未幾代臣為憲長者忽停其啓至今未決自有科舉以來未有如此極涉未安請戊午科亟行罷榜戊午奉旨兩式年從速設行就正時為禮判欲彰時輩之失故也○己亥黃廷監司馳啓孟推官初三日殷栗縣席曇來泊○

以洪克儉為兼輔德李元興兼文學鄭文晦判校○庠子傳曰上辨大禮承旨不可不備右副承旨朴弘道命招使之察任○王以天朝賜勅獎諭兼賜金幣上尊號曰建義守正彰道業業因御正殿受百官諸道賀頌教八方加百官負赦雜犯死罪以下教曰天道流謙勉受顯揚之典王言行異特循數告之文乃是由中豈云

晏下粵自 皇家多警彌懷臣職罔愆倚角聲援効藩屏於其  
甸皮毛存傳敕梅衽席於直詆雲邦無猷獲之徽勞漢郡欠賧錢  
之良績皇槎東渡迎蒸氣於閩河芝檢西來拜丹綸於宸極錫賚因  
侵於三萬褒嘉復出於尋常音馬非蕃邁康侯之恩數周車用賜  
掩中伯之寵光思寸報於戴高祗期殞首懼分踰於履學每戒戚  
彫宗惟列聖之慶餘詎謂窳躬之福始虛名溢譽莫辭寶牒之荐  
加宥過釋辜不斬寬書之誕布禮異圓丘之規例幸茲方冊之紀  
傳於戲雖乏湯仁欲益生而普育竊憑竟力庶同樂而均歡李甫  
瞻之文也○辛丑傳于禮曹曰孟推官貴來 勅書以今月二十  
七日吳允謙奉來 勅書以來初生改擇日迎授但遣報緩急未  
可必如此等禮益速議處○癸卯義禁府啓曰締禮初成雷雨作  
解死罪以下益蒙蕩滌神人有慶品物始蘊第念時因保放數百  
餘人拘繫幽墊積有歲年以其有闕推鞠故不得舉論於大需之  
日一夫銜冤乞足以感傷和氣大臣因灾異審理者其類非一而  
尚稽批發伏望特詢大臣速賜玉蔽○鐵山府使馳啓毛將不意  
乘船入據椴島 是後遺民皆捲入島中接屋甚盛作一都會東南

高船來往如織近海草木盡於樵蕪概島或稱皮島稷島至是文  
龍改以雲從島以協已名

○甲辰傳曰營建都監提調都廳並令

入京壽宴○黃延道宣諭使書目柳起門前納米一百石之外別

納米一百石願受殷栗縣監請令該曹為先特除

時營建經用月

費米數千斛布數千匹能用無策遣使諸道稱以宣諭誘脅民間

使納米布計其多寡除拜官職自白徒直拜守令或至郡守政亂

極矣○乙巳司憲府啓曰井浦萬戶趙光弼以無狀之人漂海啓

船泊於奉浦射殺殆盡生擒三人至於囚禁不報監司擅自滅跡

其利財貨殺戮上國人之罪萬死猶輕嫁大禍於本國未必不由

於此請依大臣之啓急速施行荅曰徐當發落○有豹入于昌德

宮後苑王命訓鍊都監發兵捕捉仍勅苑園司四外京山捕捉猛

獸此後因提席豹得躋金玉者又不勝紛紜矣○丙午狼川縣監

李得天私進材木一百三十條于都監傳曰依奉目論賞○丁未

傳于禮曹曰眩者領相以病不來備局云今日乞一樣則明日壽

宴勢難行之速問處置勿致顛倒禮曹啓曰問于領相則上踰後

壽宴稀闊之大慶臣雖痼疾乞死進參云矣○戊申傳曰右副承

自朴弘道命招侍宴○王行上壽宴于仁政殿以上筵也○己酉  
禮曹啓曰聖上奉天之誠 皇帝監之盡矣回還登極使責耒耜  
褒及金綺之賜寵光出常厚証快雪此實一國之大慶尊崇之禮  
理宜次第舉行羣情如此儒生陳疏臺諫引避臣等待罪典禮躬  
逢盛事而祇緣待大禮之完致後於人不勝惶恐荅曰勿為惶恐  
有事則告 廟禮也至如文具之事何可又為上筵大禮纔完又  
有此言予心之不安則已矣其於中夏瞻聆如何毋庸更煩○庚  
戌藥房啓曰伏聞自上召集針醫將為受針必有聖體不安節臣  
等洵慮救末問安且念至日望 闕禮只隔一宵若或舉動必致  
添傷請命權停以便調攝荅曰以素患之疾雖召針醫不至大段  
當為量處頃日 聖節望 闕禮已因天雨權停冬至祝壽之禮  
不可又停第觀日勢為之○壬子新設左邊捕盜大將韓希吉啓  
曰臣以無能待罪大將之任原州牧使韓詠乃臣五寸姪也昨日  
會于前縣監崔浣家設餞初更歸第路逢騎馬二人即為知家常  
漢二十餘人持杖來逼至於臣身裂破衣冠無數亂打臣籬武夫  
職是王爵自古及今安有如此之變願違臣職以明辱國之罪且

臣位忝正卿遭此無前之變傷憂幸痛不能運身今日問安亦未  
進亦尤極惶恐答曰勿辭勿為惶恐○癸丑副司果李安訥以游  
監軍接伴使承召上來帶率從事官李植李景義西下以監軍不  
未罷還○戊午金羅宣諭御史狀啓咸平居進士鄭希得納米百  
石清除職○庚申傳曰放榜來月初九日退行蓋推官賈來 勅  
書迎受吉日改擇日下諭○禮部登極使迎 勅十二月初七日  
改推擇兩湖試才武士對舉文科庭試十二月二十一日推擇王  
拘忌日時孤疑不決前後 皇勅留置十里外或至經歲使臣一  
行供億之際圻邑俱困至有萬里往返易望城入城難之誼○辛  
酉平安監司馳啓毛將送銀子一萬兩換米自本道計無所出請  
令廟堂善處遊擊張恩移文云毛將戰馬四百匹馬兵一百三十七  
名黃延道出送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四

十二月朔壬戌傳曰前府使鄭明海以謝恩使厭避依他白衣

從軍明海即大海以伐木敬差官陞堂上○毛都督問安使朴鼎

吉八來○癸亥鐵山府使馳啓毛將指向鹿島因風勢不順二十

六日還為回泊○甲子傳曰仁慶宮鑿池處一依慶會樓制度造

成而高大則不必依此樓略構一樓以為朝臣引接及觀射武科

試取之所可矣該色提調朴弼道明日進去典中使及性智相議

以啓王欲依倣成川降仙樓作此樓且欲泛舟為遊宴之具別堂

水閣羅列其側樓材既具而未及就○全羅監司狀啓全州府尹

許稷棄官請罷黜稷許淑儀之兄也借述登壯元即超堂上階除

本職至是棄官歸○乙丑右副承旨朴弼道啓曰臣在待命中屢

叨侍宴之命常懷感激昨日又下明日仁慶宮進去量度以啓之

教臣今以承命往察事來詣今日乃壬世子生辰也請世子宫本

院問安後進去答曰依啓○登極使迎勅又退定於十二月初

九日親耕放榜退定於十二月十二日○丙寅整理使馳啓長興

府使奇順格私造大船一隻之外千章大木三百五十八條偷伐

撞破獄門擅放重囚無君上蔑使命之罪請各別重治順格自獻之賤差到慶剝割是時貪虐之吏遍滿八路而順格尤甚王命拿

推已而釋之○兵曹因傳教啓曰巡將單子一品以下所當書啓

但法典內中樞府知事以下至僉知書啓如或不足則以行職堂

上書啓一品勲舊重臣非法典所載混同書啓有違舊例請待判

書差出議慶傳曰允非法典所載則一品勿為書啓正二品以下

一一書啓時朝政極亂士大夫自非頑執嗜利之輩皆不樂立朝

率多退慶田里兵曹以巡將抄啓時常患不足為啓王命堂上以

上咸聚京師○丁卯執義鄭道同諫林健掌令鄭弘遠朴升吉持

平沈之清鄭湛獻納任兇之正言李孝誠金振遠啓曰弘道之無

君父蔑朝廷久矣臣等不自量力三司齊憤論數月而不止渠乃

不有朝廷揚揚增氣唐突詣闕不待牌招敢與問安臣等寧可與

弘道共進退於殿陛之下乎請通臣等之職答曰時論雜畏君命

亦重既下進去之教則何敢不出詣闕下直則問安之參事理當

然未知知道有何無君之罪而如是紛拏不知自戡乎誰主此論  
予竊恠焉勿辭三司知道之論以受鍼姑傳至是引避○全州生



負朴東立等上疏請先止臣李彥迪書院賜額○戊辰幼學張鎮  
漢再疏使臣既還 勅書謄至則上躋之請何待使臣入來而講  
定乎因臣一疏諫長引避庶幾公論之一興而三司之論逾時引  
月設使國家多事久未迎勅則應行真大之禮置之緩忽而莫為  
之請乎三司百官所當急急爭論而至今遲延極為未安且請戡  
定諸勲以示勸礪兵農異制以足兵食得文武才以紓國憂答曰  
上躋事雖係應行之禮非儒生所知况不可行之禮乎勿為更煩  
退去讀書策勲兵農事令廟堂議處仍傳曰策勲事則下教後為  
之分兵農事令備邊司議處又傳曰此上躋中有上躋之事不可  
踏啓字而既有分兵農等事不得已踏啓字以下知悉○備邊司  
啓曰京畿監司辭狀不滿已違之官躋令不行方面重地亦難帶  
病察任况唐差不久上來西戎徵發亦緊監司新薦入啓已久請  
速賜點下使得趁時應接傳曰允 時入通方伯守令各有定價取  
舍低昂之際動逾時月自下催本例以依啓答之而猶不點下監  
司守令及京官闕負甚多至有經年未差者○乙巳弘文館啓曰

三司長官為任極重本館尤為近密不可一日曠職副提學臣鄭

造項因病志呈劄辭職矣令雖病愈聖批未下累度大禮皆未得  
奏况今迎 勅之後亦將有三司大議請牌招隨駕傳曰允○傳  
曰今朔大殿供上紙極為麓劣封進泰安郡守推考各殿供上紙  
尤為無形所見埋沒必因防納之致長興庫色官負推考令該曹  
別樣議處 傳曰迎 勅觀勢退行○庚午兩司合啓前啓請鞠  
朴弘道不從 此後又連啓 ○司憲府啓曰平山府使李貴本以好  
動悉靜之人久廢之餘求得本邑下車之初專事紛更加以壓倒  
監兵使奴視同道守令往來使命過之無狀至因所率下人無謂  
甚矣初以防禦使兼府使物議大非之故議以府使兼防禦至於  
下批知委之後亦不奉行尤極可駭如此愚而好自用之人決不  
可仍授請命罷職答曰違差 是時李貴已有安 社稷之計到任  
後托以禦敵頗留意兵事舉措異常其時監司李演巡到平山貴語  
及國家有難則率兵匡救之意慎微泄其語於所親戚里故有是  
啓○壬申鐵山府使書目喬千搃粟下稱名唐人率避亂遼人男  
婦七八十人自宣川來宿向蛇浦○癸酉守禦廳四面統禦使權  
縉李必榮權盼朴鼎吉啓曰為令禦賊之計莫如悉叢域內軍丁

分守邊上如昌義等地使賊不敢犯境而當初守禦廳之設只慮賊若犯境則都城必有驚動之患欲使受任諸臣統率軍兵鎮士女之奔波防盜賊之剽掠護衛官闕看守府庫此固不得已之舉也臣等受任之後統禦之策多般料理而無兵丁出處只以軍官三十員來待犂下以為臨急聽用之地而虛帶於無事之日無寧盡送西邊以為固圉之用也臣等手下既無軍兵特賜革罷公私幸甚傳曰豈可革罷軍官則勿令赴西京城特無警患而四面統禦使頗有五六人亦異哉○乙亥守禦廳都檢察使左議政朴弘耆啓曰昨見四面統禦使等啓詳備陳守禦之無形至請革罷而獨不及臣身臣不勝恠且悶焉臣老病侵尋精神昏耗自不敢陳力就列况望其圖事於未雨之前責效於既訖之後乎伏願聖慈速臣檢察之任傳曰此誠何時大臣上控辭之啓乎更加盡心共濟國事○丙子司憲府啓曰太祖世祖兩朝影幀將移安于江都即令雜有血警尚無門庭之寇社稷在此宗廟在此亂難未至靈儀先撤則一國臣民亦必悵望靈馭之歸矣請姑停移安之舉答曰令禮官議處○丁丑登極使迎勅日又退於二十

一日○特除吳允謙左叅贊以權璠為兵曹判書李時楨掌令李

适北兵使

時楨及适皆以前望受點允謙受命於使臣累遷之後

夷然就通視滄濱如在平地風波幾沒者數正襟危坐神色不沮

一行皆服其定力王聞而嘉之特除叅贊權縉完猶貪戾初附洪

汝諄為人賤棄目錄官禁大得寵眷時楨出身卑微與元傑同附

許苟助成完遂及苟保之賤得網漏仍居言地○戊寅傳曰長淵

府使鄭世美後日下直長淵邊海產材之地王將面諭伐木載運

之意也○庚辰傳曰城中癘氣大熾而漢城府至今不為出送至

於時御宮闕後苑牆外闕門近處癘疫亦熾云尤極可駭漢城府

堂上色郎廳部將推考使速出送各別救療○司憲府啓曰當令

民力已竭而防納之弊日已滋甚各道各邑無意備送諸司提調

出於無計啓請法司催促至於捧旨前日靈岩之下懸鈴此其一

也提致卿所公兇而着枷上京如就死地多般謀避蕩盡家財一

境之害可勝言哉差送驛子則多率無賴極其刻督頃見倫局因

本郡儒生陳訴疑其本府所為顯有譏斥之事且細微之事一一

糾正則反傷事體請自今以後各其本司文移于本道監司如不

奉行則法司請罪監司及守令答曰徐當發落○壬午傳于戶曹  
曰柳澗朴彞叙等為國事淪死於海中予意惻惻久而不忘我國  
人心不厚雖有朝家命令其能着察舉行乎其妻子月俸一一准  
給○甲申備邊司啓曰體臣李慶全親履兩湖目覩民瘼血誠陳  
劄自上特下本司使之回啓真堯舜之感德也其中別呈太多為  
今日大弊而變通之易有如反掌此而不行何事可做特送教差  
官外各衙門差官之托公濟私者並勿給步從典馬盡行驅還之  
意下三道及江原監司處為先馳諭此後各衙門官負下送之際  
必磨勘臣等啓下聽行若有潛隱叢送者請該官罷職堂上違差  
不從○掌令李時楨持平韓定國鄭湛密啓曰前日本府之論李  
貴也以蔑待使命愚而自用等語訖稱罪目大司憲南瑾與其時  
城上所鄭知遠為啓草不待同僚歸一只請罷職臣等到今聞之  
貴與士人金自點有扶護西宮之議傳播於人謹知而叢論云討  
逆是何等事而罪止於罷職不使同僚知之乎臣等俱在言地始  
聞於國言藉藉之後請違臣職以重討逆之典○司諫林健獻納  
任器之啓曰昨日始聞李貴與金自點多為罔測之議不勝驚愕

毛髮盡豎貴本一完物也久廢之餘不復舊惡扶護西宮之說播  
在人口則宜乎南瑾之發言而不復重論請罪未可知也臣等亦  
望諫也所聞不早未即論啓不職之失者矣請違臣職○執義鄭  
道啓曰頃日李貴之論劾也鄭弘遠以城上所構卓於長官南瑾  
家不為簡通徑先入啓此乃無前之規及見鄭弘遠之避辭有曰  
其心所在不可測知瑾之避辭有曰弘遠之失臣案助之臣甚怪訝  
處置之後臣就職詣闕與南瑾相值即發再避之語瑾以為弘遠  
所避之辭不過文不取舍之致何必為己甚臣亦以為然不為更  
避矣今聞李貴與金自點為陰兇不測之說傳播人口瑾必有所  
聞而發論弘遠亦同忝入啓而姑舉微細之過只請罷職祕其罪  
惡使同僚莫之知豈不極怪也茲者物論喧騰兩司連避臣慮事  
不周只以規例間事區區爭避請命適斥○正言韓惟翔啓曰兩司  
多官以李貴多有因測之議南瑾聞之發論罪止罷職臣等知之  
不早未即論列為辭引避臣亦兩司之一也以言為責而得聞於  
國言藉藉之後其不職與多官無異請違臣職皆差曰勿辭○乙  
酉傳曰下諭于江原監司及慶尚監司領中樞府事并自獻瑞寧

府院君鄭仁弼家歲時遣長吏存問侵致食物自獻時在江陵  
兩司合啓臣等昨日引避之際大司憲南瑾在家及臣等避啓批  
下之後臣等欲為啓辭搆一草曰李貴與其婚姻家金自點扶護  
西宮之議傳播於人國言藉藉當此人心不測時率危疑之日不  
可不急急究問請李貴金自點拿因窮覈大司諫俞大建以自點  
三寸叔凡千謀事無不相議不可在職請遠差以此搆草簡通于  
瑾曰長官在家搆草例也而方以避嫌來在闕中不可親往討逆  
甚急欲以此意合啓而入之點竄以送云則瑾聞見簡通書於紙  
末曰將避嫌不敢答送云臣等謂瑾必馳詣避嫌矣日沒而竟不  
至使討逆之舉因瑾之變幻不即論啓於昨日瑾初何心而發論  
請罪中何事而掩置後何意而退托乎請李貴金自點拿因窮覈  
大司諫俞大建大司憲南瑾遠差一以嚴討逆之典一以懲避事  
之罪差曰此事有何現著可據案跡而冒啓於國忌正日子設  
或自點有所云云大建何以知之乃敢以無不相議搆成罪目乎  
此時都憲尤不可輕遠大槩宜可以風聞起獄並不允○弘文館  
上劄請李貴金自點拿鞠大司諫俞大建罷職大司憲南瑾遠差

以嚴討逆之典荅曰已諭于兩司○兵曹判書權縉啓曰臣瀝血  
控辭未蒙聖允冒昧出謝措躬無地仍念主兵之官不無金吾其  
來久矣人之精神筋力自有昏明強弱之殊臣庸暗駑考無與為  
比尋常職事尚不能堪兵刑劇務豈得兼察所帶判義禁乞賜改  
差荅曰兵判兼帶金吾明有前例况今獄事未竟尤不可輕適宜  
勿控詳盡心察職○備邊司啓曰柳潤朴彛叙事聖教丁寧瞻聆  
所及無不感泣彼二臣之子何以為心臣等嘗見朴彛叙為人端  
重無偽橫被伐異之論退居西湖絕意仕進及差涖魁使臣承宗  
凶甚老病問其行否彛叙張然曰願死國事安敢謀避每一思之  
忠憤如昨丁未十月中柳潤來訪臣承宗曰當此危疑之際主兵  
者宜嚴省衛其憂國之誠有如此七十之年萬里遠征曾無幾微  
之色其亦效忠之臣也近來饋件差違初非死地怨毒之言狼藉  
無忌善惡相距不啻天淵此二臣宜加褒贈激礪一時傳曰依啓  
柳潤等何至今不為褒贈乎急急退贈柳潤子汝恪則似有應受  
賞加汝恒及彛叙子朴魯並加資以慰忠魂○丙戌執義鄭道司  
諫林健掌令李時楨持平韓正國獻納任菴之正言韓惟翔啓曰



臣等待罪言地為利國家豈敢畏死李貴與自點扶護西宮之議  
傳播人口大臣聞之憲長叢之此豈非實跡之可據乎討逆事重  
一刻為患則國忌破齋之後推鞠自前為之况請討逆之啓乎自  
點以貴之婚家唱和逆言况俞大建與自點從前大小謀為無不  
相議則獨於扶護之議不知之乎當此討逆之舉豈有私意於其  
間而聖明以構成罪目為批臣等竊惑焉南瑾既為首叢而不能  
據事直論則臣等之請遠豈不宜乎聖明終以風聞成獄為教此  
實聖上明慎之至德也而今此貴自點之事有耳皆聞是果風聞  
之比乎此皆臣等誠意淺薄言不見信使拒諫之名徒歸於君父  
直截之風都表於臺閣臣等之罪至此極矣噫國事漸危人心罔  
測設有不逞挾以為亂則聖明真謂臣等今日不言也請遠臣等  
之職答曰勿辭○兩司合啓請鞠朴弘道又請鞠李貴金自點並  
不從○迎 勅日又命退于明年正月 時蓋推官捧 勅來到聞

城府王拘忌時日吉凶使之停留不進有吉將行臨時又退推官

留兩西及聞城府已一月極欲前進王遣官挽留冠蓋相望○丁

亥承政院啓曰豹入後苑速為驅捕奉命下而都監千拯等無人

待命於闕門近處極為駭愕當該千總等從重推考且外處砲殺  
手召聚之際必致遲延請以入直哨官等率領所屬砲殺手及時  
驅捕而大將一邊命招傳曰允大將並推考○大司憲南瑾上劄  
辭職曰憲府之職為任極重長官尤難為非時論所與鮮不見禍  
敗今日之臣是也嘗觀李貴之為人多言而喜事好動而惡靜為  
一世笑矣及赴平山凡百所為動拂人情憑藉防禦之號多有  
悖妄之事故以請罷啓之矣頃見兩司避嫌之辭有曰貴與自點  
有扶護之議而謂臣知而叢論不使同僚知之又不復重論請罪  
是未可知也然則以臣為諱其實狀而假請他罪律臣以深文以  
臣為知其情而置之不亦惧乎當兩司避嫌之日舉論臣名不一  
而足臣勢不得不避而日暮未及擬於翌朝早詣闕下城上所先  
臣着鞭合啓論違宣意以臣之故稽兩司討逆之舉乎夫抵扶護  
西宮是何等大罪如得知之則寧有含嘿之理乎設或有傳播之  
說既不知言根所自只憑道聽道說惹起大獄而終無端緒則人謂  
臣何臣之劾貴只據行事之現露而多官并與未知之兇謀責臣  
以必知若使臣不劾李貴則必能執此而為罪臣之目也臣被人

譏斥不知其幾番而今則尤甚不可以停啓為幸肆然行公本職  
及無帶乞並違差答曰脚無所失勿辭更加盡職○傳曰明日不

吉云改擇日迎

勅王將迎吳允謙所責

勅書或於妖說又命

退行

○戊子大司諫俞大建上劄曰伏見三司啓劄李貴與金自

點扶護西宮云李貴與自點之議孰聞而孰知之自點以臣之外  
甥其所往來不過一家之義也其所叙話不過寒暄而已以一家  
之人見一家之人謂之謀為相議則如權門晝夜聚會促膝低聲  
而語者皆可謂之有所謀為乎謾令自點案有悖言傳入臣耳則  
豈敢一毫容隱自陷於不測之地乎臣衰敗守拙罕與人接尋常  
風聞亦後於人被發論臺諫未知何從而得其詳耶近來時輩百  
計陷臣初以家行搆捏中以反父為言末以逆名勒加臣身而皆  
不售其計乃敢以拒諫二字歸之於聖上豈不痛心乎凡人上變  
必的知其案跡然後斯得罪人不然則自有誣告之律今臺諫之  
論果為的案則臣不可一刻容息於覆載之間臺諫之言果善不  
實則豈可以臺諫而廢闕誣告之律乎伏願殿下下臣司敗與叢  
論者嚴劾虛案以止常刑答曰省劄具悉安心勿辭盡職○司諫

林健掌令李時楨持平鄭湛韓正國獻納任冠之啓曰伏見南謹  
俞大建劄子謹之言曰李貴好動惡靜又曰諛或有傳播之說既  
不知言根之所自大建之言曰凡人上變必的知其宗跡不然則  
自有誣告之律甚矣兩司長官之欺因聖上至於此也謹果不知  
李貴逆言而發之乎既無片言出口則入於城上所之耳者何言  
也謹亦不能終掩其跡以說或有傳播之說不知其根為諛蓋大  
臣皆聞知貴等之逆言矣玉堂之官有聞於大臣法府之官有聞  
於大臣大臣子弟亦有聞於其父兄而傳播言根所自灼然明白  
而謹之獨謂不知其言根者何也謹以臺長既聞於人又言於城  
上所而還諱之謹既以不聞不知為欺君父陷臣等之資則宜乎  
為自點叔者多發護逆之言謂臣等誣告也臣等為聖明忘身討  
逆而聖明不察兩長又從而搆捏之此臣等結舌而自退者也請  
速斥臣等之職差曰勿詳○己丑三曾啓曰法網解弛人心不淑  
作挈宦庭之憲比比有之本月二十二日軍資監領祿時受祿人  
家奴輩爭先擇未排門闌入毆打下吏辱及官負所聞極為駭愕  
令見司宰監愈止權蓋中三奴呈狀則願上典十月朔半祿未當

受二石而迷芳奴子載持四石以來濫受二石還納云則雜祀散  
失之狀可知也倉官之不能察職至於此極請其日同參本監官  
負並從重推考傳曰此事極駭當該監察遠推○二品以上啓曰  
受命于天寵綏萬邦者聖天子之所以褒功表德也祇帝之訓  
光顯列祖者我殿下之所以侈榮彰賜也皇朝之於聖上情

同父子視無內外獎其志貞美其勲勞梁監軍之來倭勅大責復  
出無前不世殊渥固已煥赫乎宇宙洋溢乎海內矣聖皇之待  
聖上猶以為事鉅而賞小勸多而報微乃於益推官之行又賜  
恩勅有曰懷心戮力廣設聲勢有曰恭順之心久而不替又曰爾  
之忠勞將盡天府永世無斁此豈從前尋常數告之例也今此使  
臣吳允謙之回又降褒勅至以明禮義知天道堅貞不移益宣心  
力用光前烈為諭而仍致便蕃之賜此皆聖上之功之德益懋

而益昭皇朝之乃眷乃嘉愈篤而愈深天下之觀瞻其謂斯何  
遠邇之稱頌其謂斯何鋪張揚厲之情歸美報休之請不可不復  
陳于此時也豐功偉烈既有其宗則嘉石殊蹄固績獻而非瀆至  
誠大義既有所著則金書玉牒宜荐進而無歎泰山之高非數晉

所能成江海之大非勺水所能蓋則臣等之上豈一上非上一  
上者不幾於數實勺水之微效乎詩曰保佑命之自天中之此之  
謂也伏願聖明俯循輿情亟賜快俞荅曰卿等誤矣又何為此言  
乎非但日氣極寒歲時又迫此豈庭請之時乎亟傳勿煩主昏因  
亂危亡已迫在庭臣工又欲上辨稱揚時事可知矣○兩司合司  
啓曰報施大功者屢廢而不止鋪張至德者屢崇而不已此皇  
朝之所以每降恩勅而臣等之所以更請上豈者也伏見孟推  
官吳允謙賈來勅書其嘉獎敦諭寵賚蕃錫超古罕今光前振  
後至以明禮義知天道堅貞不移加之皇上之待聖明為如何  
哉臣等之頌聖德亦如何哉聖明雖欲撝謙執讓其於皇上之  
期待何祖宗之慰悅何請亟賜允許以慰羣情荅曰已諭于大  
臣矣是時二品以上及三司連啓不從○執義鄭道啓曰臣近緣  
賤疾退伏私室及聞合司請進尊豨之舉馳詣闕下矣但心有所  
不安不得不仰溷天聽伏見兩司引嫌之辭李貴逆言之根玉堂  
法府之官有聞於大臣蓋指臣之兄弟也當初貴之云云之說李  
元興閔藻聞於鄭弘遠而朴來章傳於鄭碩儒朴奇男諸處兩司

多官因此欲啓臣謂傳聞之說不可輕發有一相臣以貴之事言於臣兄鄭造臣欲親進大臣之第問其曲折而後啓之馳見相臣則曰雖有云云之說未聞曲折所當詳問而審處臣唯唯而退言及於兩司之官矣今見多官引避有若緣臣等而始聞者未可知也若知其間云云之說臣何敢默默自陷於護鬼域之歸哉謹之初聞於可信者雖未的知弘遠之聞於瑾而傳於閔深李元興且朴來章之聞於父兄之言人無不知豈待臣等所聞而發也貴之逆言有聞之者有傳之者俞大建獨以誣告上劄無非為自黜與貴地而自不覺陷身於護逆之罪老安之言不足與較既致兩長之斥請遶臣職答曰勿辭○弘文館上劄請上彌答曰予意已諭于大臣矣○以朴鼎吉為兵曹參判韓瞎直提學任性之輔德郭天豪掌令韓玉應教鄭弘遠弼善李慶益校理朴宗胤史曹佐郎朴自興京畿監司權餘慶全羅兵使韓希吉公洪兵使餘慶權淑儀之父○庚寅傳曰自前歲前歲後三日不急雜公事不入矣况庭請多事限庭請停止間不急公事姑留政院○辛卯大臣啓曰討逆大事不宜含糊所謂大臣是誰法府何人大臣之子弟與

其父兄又是何人大抵近來義理不明臣而忘君父者有之子弟而陷父兄者有之伏乞下問兩司以法處之傳曰臺諫風聞之言似難盡覈置之得體予以此當初荅以豈可以風聞起獄云耳宜體予意勿問可矣○副提學鄭造上劄辭職荅曰我國難曰疏劄之國當此危急之秋紛沓辭退拋棄職事如予心病之人不堪煩擾大禮當前速出勿辭仍傳曰副提學鄭造劄子批荅與大司憲南瑾劄子批荅去九月一紙書下而承傳色內官只以南瑾劄批傳下不察甚矣其日當番承傳色內官行公推考其批荅更為書下政院知悉造於九月控辭久無批下至是又申前請故也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四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五

十五年大明天啓三年正月朔壬辰○癸巳備邊司啓曰古人云師之所

處荆棘生焉兵興六載民力竭矣國勢危矣臣等駑劣尪殘不足

以上贊謀猷下頓網維並宜勉起元老宿德之臣盡召獨立敢言之

士使廊廟之間石畫密勿軒陛之下讜論崢嶸公道張而律門杜

才智進而蘭茸退紀綱立而小吏不敢窺威福庶恥修而士夫不

敢交巫姆至治馨香守在四隣奴虜雖強豈至於千里畏人哉臣

等所言雖似腐儒常談治民禦敵此外皆為荅曰元老之臣獨立

之士指何人乎時宿德之臣如李元翼以下諸人皆避荒無一人

在朝而時事日急朴承宗知其必將託亡為此啓詳而王荅之如

此遂不敢指名覆啓○甲午傳曰長淵彌半唐船來泊慶府使僉

使並加資依義州龍川麟山等規例也○乙未百官啓請上踰不

從○前平山府使李貴上疏曰臺諫謂臣與金自點為扶護西

宮之議乃以無據無根罔測之說託稱傳播而勒加臣身臣與自

點言於何處而孰聞而孰傳之此言非臺諫之所做出則必有聞

處得其言根而與臣對辨然後臣之寃狀庶有暴白之望並下臣

司寇與造言者對辨以正邦刑○兩司合啓請上彌不從○司諫  
林健掌令李時楨持平韓正國鄭湛獻納任器之啓曰臣等以李  
貴金自點事合啓一番而止者聖明既以風聞為教臣等只以真  
謂今日不言為避而退矣今者以合司事在臺廳伏見李貴上疏  
則曰與自點扶護 西宮之議孰聞而孰傳之又曰此言非臺諫  
所做則必有所聞處與之對辨貴以悌男餘孽扶護 西宮乃  
其本心也賊沂之獄要於中路增減元情幸逕邦刑久廢之餘不  
後奮惡與婚家金自點扶護 西宮之說鄭弘遠聞於人而傳於  
李元興閔藻等極言貴等違言曰吾若更為臺諫則當極力討違  
朴來章聞於父兄而傳於朴天禧鄭碩雋大臣亦言而多有親聽  
者都下咸聞國言籍籍則此果無據無根之說乎臺諫苟有所聞  
雖小事不可含默况此扶護之議是何等罪而敢緩討違之請乎  
人臣之義若聞一毫兇違之言孰敢以所聞者為不聞而自陷於  
護違之罪哉貴等違言如是昭昭而反以無據無根構陷臣等  
此無非討違不嚴之致請命適斥荅曰勿辭○執義鄭道啓曰伏  
見李貴上疏多官引嫌臣之所聞已盡於前日之避所避之辭與

多官固之別無更言但其時避嫌中以朴奇男為辭者持平鄭湛  
言于席上曰乃朴直長云云故及之矣即見多官之避以朴直長  
天禧為辭天禧即來章三寸叔也當初誤聞之失著矣請命適斥  
荅曰勿辭○弘文館上劄請上號不從此後三司百官連啓數日  
後以受針調撰姑傳至三月初八日復啓則荅曰誤或可行何不  
待予平復蓋示將從之意而至十二月反正

○丙申正言韓惟

翔啓曰臣叅論李貴等拿鞠事均被長官之詆斥適以賤疾方在  
呈告昨見李貴上疏至於託稱傳播勒加臣身為言矣云云之說  
明有言根國言未已此豈言官做出耶特自上不欲以風聞起獄  
耳渠宜棄穢罪之不暇而投疏自辨有若相訟者諫官體面自臣墜  
落請命適斥荅曰勿辭○弼善鄭弘遠上疏曰臣與南瑾別無言  
李貴護送之事今被堇諫之避不得不仰煩天聽○吏曹正郎李  
元興佐郎閔藻上疏曰去月二十三日臣元興偶見鄭弘遠於其  
家語及弘遠前日避嫌以其心所在不可測知等語排斥鄭道者  
必有意而叢願聞其詳弘遠荅曰於論貴之日都憲再三促來往  
見則都憲曰欲論平山府使李貴君可起草我曰貴有何所犯乎

都憲曰大槩貴為西宮扶護之達言也今姑以罷職論之似當  
我依其言搆草陳啓而鄭道不諒此間曲折援例引避故我以其  
心所在不可測知斥之矣臣答曰若然則君之斥鄭道正欲為他  
日執言之地也弘遠答曰吾當更見都憲詳問其言根出處云臣  
歸家之後適值言官暨及弘遠若干說而已閔深同日午後歷見  
弘遠仍問前日弘遠避嫌中措語則所答與對元興所言少無差  
異終以李貴達言二字亦及之然則一日之內弘遠所答無異臣等  
所聞皆同固非泛然言之泛然聽之之類也其後有一舊官往見  
弘遠則亦以所答於臣等言之云臣等所聞處則只在於弘遠而  
他如鄭道鄭碩雋朴天稔各有所聞處則貴等此言不特弘遠言  
之也衆耳皆聞都下喧傳貴雖欲掩其可得乎臣等不幸而為人  
所證名出避嫌略搆梗槩仰瀆天聽機事尚密况反正之舉是  
何等事而謀之不密使衆耳皆聞都下喧傳乎當是之時連歲起  
獄少有疑似之跡無不鍛鍊羅織而此則彰著若此感疏紛紜莫  
能覈其言根蓋治達十年囚繫滿獄一時獄事至有六七種王未  
年亦知獄多不察而只欲張設鞫廳以防失出故自視達獄及同

尋常雅聞李貴之事不為深信金自黜又行計內聞預為自脫之  
地故竟得無事孰非天哉○丁酉政院啓請上彌荅曰凡人身上

無疾康強然後外至彌文或可言也今予違此前所未有之疾瘵  
勢甚重此豈上彌之時乎不諒大矣勿為更煩○辛丑秘密傳教  
下政院大司憲南瑾避嫌秘密封入批荅封下退待○壬寅傳曰  
承旨近邑守令並擬驪州牧使閔聖徵受黜初聖徵之弟聖復連  
累送獄聖徵時為亭邊判官急於救弟旁結內間遂得脫免其後  
仍與內間相聞為守令不得不隨俗私獻乃有是拜云○執義鄭

道掌令李時楨啓曰伏覩去夜傳教辭極未安顧惟臺諫職是耳  
目安有恣行私事之理乎今者金弘建既云潛囑則初非臣等之  
所聞按囚宮奴亦不出完席而長官既以此自避則臣等所不肯  
引嫌而第有察處之教不可一日在職請命遞片荅曰禁濫偽正  
風俗法官之任也受人請囑欲棄公賤縱其吏卒突入不敢入之  
處捉去無忌者其果法官之任乎勿諱退待時金尚宮姪女夫鄭  
夢弼乃吏胥之子怙權用事道路側目作私獄于明禮本宮棄人  
臧藩仍因本主毒楚備至規納本券後放之趙綱清修之士也為

叛奴所搆白晝都市中摔鼓而縛囚于私獄道路驚駭南僅聞之  
捉月同惡者全知建綱之妻兄也王指為潛囑有此下教夢弼出  
入宮禁肆然無忌至有醜言宰臣以下嗜利無恥如李覺輩昏夜  
造門把臂醉謔作為平交罪盈惡積 反正時伏誅 ○癸卯持平

韓正國鄭湛啓曰伏覩傳教以本府吏卒突入明禮宮捉去案付  
奴婢有未安之教宮奴之捉去非完席之所發吏卒之突入非臣  
等所知而長安既以此自避臣等何敢晏然仍冒請命適斥答曰  
勿辭退待○司諫林健獻納任器之正言韓惟翔李孝誠啓曰臣  
等伏覩有臺諫恣行私事之教臣等亦臺諫也既承嚴教何敢晏  
然仍冒請命適斥答曰勿辭退待○甲辰大司諫俞大建啓曰伏  
覩同僚引避之辭事在他司不必援以為嫌然同僚皆避臣何敢  
仍冒請命適斥答曰勿辭○大司諫啓曰身為法府之長以活人署  
提調控囚管下逃巫元非異事吏卒頑濫雖突入官家是豈臺官  
之所知只令捉囚頑巫而侵及宮奴長官亦所未料則其於多官  
尤不干涉事在他司略無與於諫院請大司憲南謹以下司諫林  
健以下並命出任從之○乙巳傳曰予症難或暫歇寒泣如此二

十日前勢難迎

勅以二十日後改擇日

時

登極使吳允讓賁

勅而回推官孟良性亦捧

勅而來王托病不出屢次退

日終

不得迎

丙午前判書成泳卒于延日配所

詠自少敵衣撲馬以

清謹稱而中宗巧偽諂附永慶得拜吏曹判書金穉者婚家也教

令上疏請延崇德興大院君希親恩律

宣廟不報永慶敗竄于延

日縣至是辛

○庚戌傳曰自古近臣豈有命招不來之時乎近臣

之不職如此其何以糾檢他司乎今後濶直者一一請治不饒

睦叙欽以玉堂官濶直

○辛亥傳曰今年不可不移御而非但修

理雜物未備之數甚多至於外方分定之數久未上來依昌慶宮

移御時例戶工曹色郎廳繕工監役擇定啓下稱以工作廳○戶

曹啓曰為官守者必有解由未解由者不得除職 祖宗朝良法

也二百年來該曹守此之堅不啻如金石近來此法全廢未解由

越等之人授職無碍國穀之無面田稅貢物之不納職此之由前

日溫陽郡守李復生前任陰竹縣監以未解由冒授之故本曹據

法處置入啓未下茲者高原郡守李文賓前任德川靈岩兩邑俱

未解由靈岩則其等內田稅及別收未收之數多至四千餘石

該曹之除拜固未可知而當此國事申明之初渠何敢偃然赴任壞國家之典乎請李文賓從重推考勿許赴任以重解由之法不  
荅○壬子藥房回安荅曰國家多事一刻不得靜攝安得速療乎其症一搽○傳曰限今年都城內外嚴禁造家○癸丑藥房回安  
荅曰予病火症也豈易平復腫症則暫歇而頭痛一搽勿為來問以便慎攝○甲寅傳曰市民逃散近日尤甚此由失業被侵之致  
撫慰安集○傳曰內宴累年不行習儀自外各別講習○乙卯傳曰江原道伐木御史宋碩祚累年盡心察任勤勞最著為先加資  
○丙辰兵曹啓曰大臣曰吳翻李時發等狀啓言念海內民生倒懸之苦請罷皂隸身先減去前導前後兩啓辭嚴義正聽聞歎服  
民之受惠不啻一分不圖各衙門爭相責立宗惠未孚於民生而  
督責先及於本曹檢討以上皆帶鑣牌而領事則無引路五六品  
官依前呼唱而政府則無前導行路駭視有識長歎既不能依大臣  
啓辭盡行革罷則朝廷之所尊貴者宜莫若玉子大臣固當依上教  
劃即定送但今日之難處者不在於玉子大臣而在於他上司一  
或開端勢難裁減某衙門某品以上似當變通而非上司則適



體衙門臣曾不敢擅便議大臣定奪傳曰議于大臣裁定式例○  
丁巳調度使金忠輔狀啓曰慶州府尹金存敬營建一事視同仇  
讎請拿致京獄當時營建兩關財用匱竭於是無賴牟利之輩  
稱爲調度使督運別將箕斂於八路如金純池應鯤高纘奔王明  
板金忠輔或以庶孽或以私賤橫行列邑凌蔑守宰者不可勝紀  
金存敬雖庸鄙階爲二品職爲府尹而忠輔敢以拿致京獄公然  
馳啓豈非可駭之甚而朝廷不能正其罪經月之後革有政院之  
請推當時之事固不足道也是亦存敬之自取者歟○戊午傳曰  
近日典獄罪人物故者幾至六七十人云雖未知虛實所聞極駭  
雖一名何不入啓乎令該曹急急察啓○承旨朴弼道啓曰臣以  
下教之意問于典獄署則本署開錄來呈故別單書啓矣大槩今  
此五十六人之屍軀非一時病斃者也自上年秋冬相繼而斃積  
屍成丘不得轉出者非但本署殘敎不能曳出上司所囚之人終  
必有推覈之處故不得任意曳出死者交枕熱氣相染閭閻癘疫  
之熾未必不由於此近日之曳出皆是舊日之積屍也五十六屍  
之轉出令人慘不忍見宜乎所聞徹於九重也且考見本署之用

錄則各司之濫囚一至於此而其中捕盜廳尤甚死者最多請自  
今以後四捕盜廳及諸上司凡有囚人以某衙門某官所囚一一  
懸錄有物故者依上教啓知事捧承傳施行荅曰依啓此事極駭  
今後切勿濫囚○義禁府啓曰都事禹弼甸以私事囚人於王獄  
此是前古所無之變極為驚駭請推考傳曰允○傳曰全羅道敬  
差官柳泐畫心察任勤苦最著加資○己未傳曰始後將迫而京  
匠人一切不出云當日內各別搜括督出隱匿不出人一一直啓  
勿為隱諱

##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六

二月朔辛酉○甲子兵曹啓曰一國軍政專係本曹揔裁之責只在判書况今西邊多事機務倍劇新舊出身時未交替抄兵之舉一刻為急至於春等祿科尚未為政今已二朔而判書權縉以禁府事呈告十數度累日不仕事務積滯請判書權縉速令出仕使之察任傳曰允○典醫監提調啓曰國家設局儲養醫才上以保護聖躬下以救活生民所關非細春秋兩等取才付祿而其分數未及者則分送各道審藥以示勸獎乃二百年金石之典也近來名無醫籍京外白徒或以些少雜物納于都監求差審藥醫官輩莫不憤鬱誰肯苦苦奔走強為無益之業哉今後納物都監求差審藥一切嚴禁如前圖授者請依法定軍○乙丑全羅監司馳啓曰督運別將禹纘舜濫稱督運之事突入士族家強奸設計至於喪家几筵公然撤去仍為淫穢之所且濫刑驛卒濫騎驛馬終無以罪也○丙寅執義鄭道司諫林健掌令李時楨郭天豪持平鄭湛獻納任器之啓曰論思經幄者玉堂之官是非廷爭者兩司之職為人君之耳目主一時之公論與股肱之大臣合為一體誠不

可一日而曠官故自三代以來及我 祖宗朝莫不禮接儒臣優容言官聞書狀官慎天翔有故以三司多官別錄密啓使外人莫知端倪出一書狀官何慮洩漏而必為秘密何係重大而必以三司乎此誠我國家二百年所無之事三司雖卑與宰相各守其職自古朝著相和則治不公則亂試觀今日和耶公耶聖明之待臺閣若是其優而銓曹之待臺閣一何薄耶朝廷之和睦無期臺閣之氣象銷燂殿下之國事將日非矣此由臣等不職之致請命遠斥荅曰勿辭○丁卯正言韓惟翔啓曰書狀官之改擬也銓曹以三司多官別錄密啓而他人則不與焉此無非三司之臣奉職無狀未免驅而納諸規避之地臺閣氣象銷燂無餘決難強顏仍冒請遠臣職荅曰勿辭○戊辰吏曹叅議李挺元上疏曰伏見昨日兩司多官之避嫌臣不勝痛寃焉臣雖鴛鴦豈不知玉堂主一時公論兩司為人主耳目朝廷無公論則不得為朝廷人主無耳目則不得以為國故自 祖宗朝以來雖有大段除拜三司之官不得任意遷動者其意有在謝 恩使書狀慎天翔雖不仕居鄉槐院出身者也已經禮郎人也豈不足於書狀官乎擬望之時稟定

大臣至於受點渠之有老親與否安得以知之自上特命遞差而  
其代擇送事命下後因備局啓辭三司官負有老親者外無遺書  
啓聖簡差送事允下典翰洪堯儉應教韓玉校理李慶益金著國  
俱有老病親其餘不論三四品皆稟於大臣而入啓豈有一毫私  
意於其間乎書啓之後更問之則持平韓正國獻納任器之正言  
李孝誠韓惟翔亦皆有老親云臣難乎免於率爾之罪矣其密啓  
則自備局為之非本曹所擅而兩司以獨擅取舍深非之臣不勝  
惶恐待罪○副校理韓昉崔濩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玉堂學  
識雖曰蔑如言其職則三司之一也經幄之臣也論思則至尊開  
襟是非則宰相待罪主一時之公論為人主之腹心故自 祖宗  
朝以來待以儒臣其接遇之禮優容之美至於今日無以加矣臣  
等遭遇明時沐浴聖恩圖報萬一不避水火然揆以體面則不當  
為潛斥之變也頃日伏聞銓曹以書狀官有關究錄三司多官入  
啓而其間顯有取舍行私之事若曰國事則何取何舍一出於公  
可也何讐而取何恩而舍密錄三司有若抄兵而秘之使人人不  
知者何意耶凡為密啓元非盛世之事而况加於三司乎聖上優

容臺閣而銓曹薄之聖上尊敬臺閣而銓曹斥之此古今所無之  
手段而臣等竊恐若此不已唐末濁流之投不幸近之銓曹之不  
識事體不足深責朝著之不靖將自此益深而寅協之望絕矣此  
無非臣等疲軟不能有無於其間之致請命錫削臣等之職荅曰  
勿辭○已巳備邊司啓曰臣等庸劣有素老耄及之事不厭人動  
必乖方宜乎臺閣之齊怒而共起也但其間曲折有不得不辯者臣  
等欲重事 大而謂之輕臺諫臣等露章覆啓而謂之秘密借名  
銓曹激怒天聽竒中臣等雕琢不已而至以禍人國失和睦為按  
律題目兩司直截風采有足多者臣等思服之不暇也三司赴  
京尚矣何可遠引他人就備局而言之臣承宗以時任持平赴  
京副末望皆臺閣臣趙戡以時任修撰叅首望持平柳穡以副望  
受點末望亦是諫院之官臣尚毅之子志完以吏曹正郎赴 京  
其三望皆侍從也如此者流不可盡記而皆聖明之所洞燭也若  
謂三司不宜赴 京云爾則 祖宗舊規不足法乎異時遠路清  
通今日泛使艱難三司是一時兩自擇而相恃者不可使乘危而  
冒險宜取散官流品苟為充送云爾則臣等亦何言哉近日政出

一門為三司者每為三司餘皆勿問賢否一切屏棄而如遇難事不得已用之人心不平日以益深國家興廢諒由於人心向背臣等雖拘輔弼以人事君為職則安得默默而已哉然前日啓辭結以聖簡者欲慰勉人心而送與不送只誣睿裁耳此時三司皆是一隊減却一負有何損益而為之秘密此則下問政院可審秘密啓與否也大抵臺閣自重之言亦大有理慎天翔代令吏曹更擬以啓宜當○康午備邊司啓曰昨見崔漢啓辭比兩司一節嚴於一節臣等之罪大矣唐末濁流之投言極慘烈而臣等立乎本朝三四十年未嘗以私怨殺一人殺一士臣等雖欲投河權力不逮殺人殺士者自當之况清濁之辨公論不泯何必嗷嗷為哉至於密錄兩字意有所指不得不再辨先年因備局事書出於朝報有嚴教自是厥後隻字片言不得擅出三司以不出朝報為秘密耶凡公事定奪後堂上出去郎廳正書以入而日暮閉門則藏諸紙帙呈政院三司以藏諸紙帙為秘密耶以三司書啓為罪案可矣秘密與否不足怪也然三司不聞備局公事大是欠典自今使奇別書吏謄書於政院隨事覈正共濟國事十分幸甚人臣事君正如

事雷霆霹靂自乎天春生秋殺自乎天人臣若雷霆生殺則恐無是理也古人曰所言公則公言之又曰臣無密啓蓋密啓人臣之極罪也雖在戚里姻婭不敢以私事上瀆君聽者雖不賢其心可賞非姻婭戚里而能知內間動靜則雖賢其迹可疑持此兩端槩乎一世孰為忠而孰為不忠孰為清而孰為濁流即今聖明當天必無此事而玉堂過慮密啓其亦憂治世之善心也聖上每責以擔當而臣等不敢焉每責以盡心而臣等又不敢焉蓋居相職害三司者歷數未聞三司論大臣滔滔皆是譬如千仞在前羣鋸在後跋前疐後安得無惧雖然玉堂之意不欲臣等有所云為其亦愛臣等深矣悟臣等切矣情隘辭蹙惶恐敢啓時流皆無識頑童治人自喻之辭必為慘刻之言以動王聽故不曰刀鋸鼎鑊則曰斬頭穴胷有同常漢閻閔之語而覆亡已迫機兆先動鄭仁弘

則有曰不避俎刀之害韓續男則有曰斬屍萬段猶不自悔朴燁則曰身在俎上但未受刀韓吸等曰濁流之投不幸近之韓正國則曰水火刀鋸固而不辭凡為章疏者必曰先斬臣頭以謝某人不久俱被極刑王之下教亦曰毋使予有江都之辱又曰寧欲遵



海濱而處後果符其讖云○辛未弘文館啓曰玉堂乃論思之地也無擇遣侍從之命而本館之負遽差督運糧餉之任揆以事體極為未安修撰睦叙欽拜辭之後以病久滯郊外尚未登道云請以他人代差修撰睦叙欽勿為叢送以重絰幄體面荅曰睦叙欽已為拜辭今不可改差○傳曰凡赴京使臣及接伴問安等使稱病謀避者一一摘叢革職從軍○持平韓正國啓曰伏見頃日三司多官之避備局兩度之啓臣未知今日是非之所在清濁之所分也雖在曩時三司之官或擬行赴京之望而所謂銓郎修撰皆因一時物議所非而然也二百年来寧有驅三司多官都擬行一書狀之望者乎况此舉措出於至公至正則已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不亦甚乎臣等為君父水火刀鋸固不敢辭而身無所犯結舌就道不亦哀乎且語涉銓曹大臣替怒而朝著不靖叫呼閭闔靜攝有擾而嚴命斯下三司之罪實在於此也且備局公事有頃日傳教則一切不出朝報可也其後備局現出於朝報者甚多何獨於此公事秘而不出乎臣等既不得見於朝報則謂之秘者不亦宜乎如臣者忝叨言地疲勞實甚居殿下之職未知政出

何門討逆為重未知殺戮何人自今以後寧作緘口之人相戒不欲更言時事也臣既被論至今不為辭逆者大禮未完合司中止只待上候平復更請而蒙允也不料今日逢此大厄決難仍冒請命遠斥荅曰勿辭○癸酉承文浣啓曰行司正李安訥以游監軍接伴使西下此人長於文詞請本院提調差下傳曰允○傳曰睦叙欽以何糧餉督運事下去乎當初啓下公事入之○兵曹啓曰禁軍等齊訴於臣等會坐處願速受祿以濟庚癸之急飢色滿顏辭語切迫臣等取本曹所儲隊卒米若干斗使之分食草草之甚矣嘗投醪舊例祿政必於孟朔初六日以前為之而近來國家連有事故以致稽延雖勢使然渠輩之呼天實出於飢餒之切身也請春科祿都目令吏曹速為稟旨舉行傳曰啓意非不知但予病日劇稍待病歇為政○禮曹啓曰科舉之應行而未行者甚多許賊討平之後上尊號增廣大臣收議入啓未下辛酉式年亦因國家多事迄未設行又有恭聖王后冠服追崇別試賜銀辨誣上尊號增廣登極別試監軍之行降勅賜銀上號增廣等各項科舉並皆未設甲子式年初試又在於今年之秋而以辛酉式年未

行之故亦未擇日非徒大禮稱慶歸於落莫大比之規亦未免廢閣中外章甫之徒控弦之士莫不失望請辛酉式年為先擇日啓下而許賊討平上尊踰增廣收議亦速批下以次設行荅曰允許賊討平科舉既有舊例一依舊例察行論議不一予何以知之速議大臣以處○甲戌傳曰吳靖身死云此人書字最好而作故可惜元振海及善書人詳細聞見速為招集扁額書入○吏曹啓曰近來差除之人抵死謀避或稱疾病或稱在外無意奉行疾病人所難免或有之矣至於在外者則聞命後所當行不誅駕而晏然在家越視秦瘠其不有君命甚矣既往則不可說也此後謀避者請革職從軍傳曰允慎天翎雖曰有老親僅五十餘歲云而偃然以親老陳疏必違其厭避之狀可知為先削奪官爵○乙亥東萊倭館火燒盡八十間壬戌亦大火蓋因倭人喜服南草遺落餘燼所致也○丙子左副承旨朴弘道啓曰都監布物繼用之策委屬可慮王子君大臣以下自上年十二月減去前導皂隸該曹定奪相持之際奄過時月京外皂隸兩朔徵布該曹必不空棄而雖除黃延一道厥數幾至累千餘匹云若使該曹棄而不捧民蒙一分

之惠則固為善矣如或裁定未下之前收捧如前無寧補用於營  
建都監當此布物告乏之時十二月正月價布令該曹一一移送  
於營建都監宜當傳曰允○丁丑傳曰朴彛叙虛葬助募軍量宜  
題給○備邊司啓曰鄭明海代本司決難差出過而不改是曰遂  
非臣等妄議書狀望重被三司之隔今若又擬使臣之望則是無  
意改過而終歸於遂非之地依舊例令吏曹極擇名臣以重使事  
之意傳曰泛海使臣之行自去冬預為治裝正二月拜表可矣  
如是遷就何以為之乎鄭明海冬至聖節移差使之調理入往  
其代自本司擇薦何妨雖書狀官亦可議薦况使臣乎勿為如此  
之言今姑以前望單字還入待予處置○右副承旨朴弘道啓曰  
太僕諸負遍滿外方其數極多每年收捧米布者為事大貢馬而  
設也今則遠路阻梗貢馬之不得入送迨至三年而本司諸負米  
布之收捧則猶夫前日若以逐月所捧見之則米布之數殊極浩  
多終年計之則不啻累千而米為最多况累年之所捧乎以如此  
浩多之物徒積於本寺別無緊用之地限貢馬復設間太僕所捧  
諸負米布移用於營建都監宜當傳曰依啓○戊寅傳曰京中工

匠不為現出之故每請治部官部官亦難免其罪然隱匿不出人  
一一直啓重治後可無隱匿之患毋庸徒責部官各別議處○已  
卯藥房問安荅曰予證來問何為宜勿待罪近來御醫輩不如  
先朝舊醫凡下教之事非但一一盡傳于卿等至於謄出外間厥  
罪已不容誅矣雖曰累度受針當受之穴減而又減則有何血虛  
之理乎且氣血俱虛等辭尤非予下教而何以瞞告卿等大槩予  
証火病也合眼靜攝然後可望平復以如此之言瀆撓不已雖調  
十年似無見瘳之理矣受針時障屏等事自先朝亦然矣自  
先朝雖有下問之事曾無提調並入之例也二百年来提調非一  
二人而未嘗有啓之者蓋以舊例不敢言也假以辭色而使之盡  
言故針藥之外猥及閑謾說話迭相陳達自上亦聽之不厭移時  
罷對事指何事乎此非卿等親聞之言必有傳告醫官矣醫官等  
事極為驚駭從當重治自今卿等勿復來問予病雖劇針藥並停  
許任安彥吉等當刻並急急下送傳曰御醫趙興男申得一針醫  
許任柳大鳴柳季龍安彥吉等所當拿推而但自上方在調攝之  
中今姑推考越祿一等後若如是一一拿推○辛巳備邊司啓曰

即者政院督進謝 恩使望單字望單字封入本非難事李挺元竟不至今難再請左右相有公故不來臣承宗獨自封入則前日堂諫所劾秘密之啓玉堂所論濁流之投將作禍基於他日豈不大可畏哉不得已待同僚齊會封入便當臣正如傷弓之鳥後須前瞻日慮暗箭何事可為荅曰見此啓辭必欲與挺元封入卿過矣挺元牌招何難而如是啓之乎况書狀官事與使臣大相不同而今必欲不為封入者何邪大際過四月則莫如不遣卿何不思至此乎急急封入○壬午兵曹啓曰本曹及所屬各衙門上年褒貶因本曹有故至今不得為之極為未安軍光寺提調韓希吉之代令吏曹速為差出數三日內俾得茅茅傳曰予病方苦而不急事紛沓至此殊非前例也褒貶雖急與君上病恙輕重如何雖待平復後為之不妨姑俟來月勿為更煩○政院啓曰長鬢縣監金忠輔本一私賤因一時微勞至授守令已極猥濫而慶州府尹金存敬乃二品宰臣也以拿致京獄偃然狀啓拿推雜藩臣不敢啓請而忠輔姑有此舉極為可駭其迷劣無識極矣請推考荅曰允○政院啓曰黃州牧使柳孝傑狂妄癡童到任之後多有可駭可

笑之事今見本道都事柳昌文狀啓以公事場事猝發暴怒捉囚  
都事法吏此實前古所無之事都事乃監司佐幕之官號令一道  
而且拘管營建之事為守令者所當恪遵行會而反致侮辱至  
此極孝傑愚恃驕悍之習不可不懲請推考荅曰允○政院啓曰  
吏曹叅議李挺元辭職上疏到院已久以聖體未寧不敢入啓矣  
傳曰其上疏姑留政院急急命招○丙戌掌樂都監啓曰內殿上  
壽宴初度習儀只隔十餘日妓生元數一百四十三內逃亡下鄉  
計除時存一百三十三名醫女四十四名隊伍妓生八十名充數  
內儀仗二十三名外儀仗當用七十九名而不足者十五名如朱  
杖捧持則以各司婢子充數矣傳曰前日大禮雖多未嘗有各司  
婢子儀仗捧持之時矣今見啓辭極為可駭在平時大君王子率  
畜妓生一一畫出至於外方妓生豈有不得捉來之理乎本都監  
色官所當拿推更觀習儀時所為察處惡惡催促督出不出家長  
一一直啓勿為如此之言○丁亥傳曰予證彌留平復無期近日  
另加靜攝若一日暫歇翌日即為迎勅而不急公事日甚紛沓  
病安得速瘳乎平復間不急雜事姑留政院戶兵曹草記亦非

急事則姑勿入啓○右議政趙挺初度呈辭荅曰此誠何時而大臣呈告不出乎急急調理出仕勿為更煩○己丑藥房問安荅曰因國家多事一刻不得靜攝馴致火證日甚平復無期姑停問安使子靜攝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六



##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七

三月朔辛卯答右議政趙挺再度呈辭曰當此國家危急之時大臣豈可連章辭退雖有小嫌微恙安心調理亟出察職○癸巳右議政趙挺三度呈辭○傳曰限平復間不急難公事勿入事下教非一而今日疏劄紛沓入啓極為不當今後雖大臣啓劄呈辭並姑留政院勿為更煩○甲午傳曰近來扈衛事日甚解弛各營及闕門外直宿處時時摘奸申飭○右副承旨朴弘道啓曰逆家奴婢啓下而囚者問其去處者臣之職也使喚窩主不敢斥言者重其有宰相之名也昨於尹暉劄辭斯得之矣所謂車彥謔者不知何許人曾為嶺南而窩主於羊甲者耶抑入備局塗擦公案中他逆家奴二口而見覺於同僚者耶暉何故為車而圖放賊奴至於四口之多乎既曰啓下之囚則暉與安廷又何敢不為稟啓於君上若是其圖放乎若以苟且圖放之跡觀之暉即車也車即暉也臣則該房承旨也但當一一問啓而已安世雄獄官也臣亦獄官之提調也逆奴婢去處設或相議推尋有何不可而况世雄當臣開坐之日言此事於公廳世雄雖極無狀豈以書給二字無形之

言言於備局乎臣若書給此言方將護獄官之不暇豈敢為處置  
獄官之罪乎且臣曾叅湖西方伯之薦望也其時少無出外之念  
此則天日下眩其可誣乎至於湖南方伯則雖或有顧念臣身者  
欲為薦臣而臣知其難使力止不願豈可以此勒為毀臣一段以  
為箝制於推遲奴之日乎暉之言曰金吾罪人以病重保放筠奴甥  
妹囚在典獄雖曰啓下病重保放有何妨乎此則大不然金吾罪  
人之病本府啓知然後保放之命出於上今此筠奴之放也既不  
啓知於上又使本署不知則是不過盜賊之謀也臣充憤者四口  
逆奴既已現出之後亦不查出如前服役云故職是刑獄安敢嘿  
嘿繞陳一啓厚被詬辱雖承一一察啓之命越不得察啓之意敢  
啓○乙未右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趨衙時市民告訐曰唐將發  
賣比來益甚非但差官輩自持唐物而來譯官輩一自遼路阻梗  
不得通貨之後或以自己之貨貸之於唐差及其西還分其利焉  
以此市民皆散不能支撐云臣駐馬惻然入院思之則救弊之策  
莫如先防弊源惟彼毛將雖極輕躁久住我國曾無送差發賣之  
事今將此弊飛一紙之揭願得禁票云則毛必動聽而唐差輩度

有畏戢之理請令廟堂議處傳曰允○丙申兵曹啓曰金尚窩頃  
在戊午年在喪終制後未付軍職故庭請時身無職名不得進叅  
云此非時任之人無緣不叅之比當初政府不叅人抄啓時亦無  
其名故頃日梁監軍接伴使差出時大臣會議擬望今此應守備  
下馬宴宰臣亦為書啓矣傳曰知道然則當初何不詳啓而今始  
云云乎至為不當庭請不叅人無論有罪無罪不待自上處置自  
下當次第盡釋尤極可駭今後察為○丁酉傳曰昨日備局堂上  
稱病不進者多至十四五負自古謀臣必不如今日之多而稱病  
十餘負則國事安得不危乎至於有司堂上三負並不仕進並令  
從速出仕○兵曹啓曰即刻有人入於仁政門內似是風漢問之  
則自稱朴名賢之子兒名蒙同官名興仁甲寅年定配珍島竊有  
告訴之事來到京中自金虎門入來云其言虛的雖不可知而既  
稱定配任意渡海至於入來闕內極為可駭請令攸司因禁推問  
傳曰朴興仁拿推時具仁屋為珍島郡守厚遇定配之人其中許  
國與金孝誠不協且生宥釋北歸之計令興仁上京告以仁屋與  
在配諸人謀為叵測將起大獄仁屋等朝夕待命會值反正事遂

已許國亦以事蹟不明更無言者○戊戌刑房承旨朴弘道啓曰

逆賊朴名賢之子興仁乃絕島安置之人也昨日於闕庭被控極

為驚駭使支配罪人任其上京無國法甚矣當該地方官令禁府

依法處置○備邊司啓曰兵曹判書權縉受任於累朔曠闕之餘

銳意察職漸就頭緒赴西出身及諸色軍兵瓜限已滿交替愆期今

方查出應赴者分運入送此外本兵機務日不暇給而引疾廢事

今已累月昨日本司之坐亦以同僚因次知臺諫叢風聞時方惶

恐待罪為辭不為仕進此時本兵之長安可搆誣費逐期於必遠

致誤國家切急之務乎速令出仕宜當傳曰同僚因次知臺諫叢

風聞等事何事乎詳細書啓○禮曹叅判尹暉劄曰人必自侮然

後人侮之人無可侮之實則人言胡得而至哉臣行身無狀厚招

人言皆臣自取尚何怨尤昨日累承嚴命不得不冒昧以出士夫

庶恥自臣身都表請備局有司營建堂上為先違差○百官三司

啓請上疏不從此啓始於上年五月至今今年正月以受針調攝姑

停今復啓之○掌令郭天豪李時楨持平鄭湛韓正國啓曰近日

臣等有可辨之誣有可論之事而因自上靜攝尸居結舌不職其

職者久矣有亨即賊贖之窩主而製給兇疏之事非但國人知之  
顯出於贖母之諺書此則聖明之所洞燭也醫官輩必欲以偏君  
構禍之人救君父之病者抑何意歟此臣等所當論而不論者也  
賊貴則悌男之餘孽而凶言之出於其口實為叵測賊貴之謂臣  
等誣告請臣等對辨者果國家治逆之道乎此臣等之所當辨而  
不辨者也至於權緡積惡其身禍延亡父燒尸投水得罪倫紀者  
竊據司馬行事陰慝武弁皆憤掛榜諸處至以諸亮賊比緡為誓  
緡之為人於此可知豈料今者以懸鈴皂隸等事構陷兩司騎斲  
躡藉無所不至臣等雖駑劣官是耳目此是前古所未有之變也  
法府雖出懸鈴尚未捕積惡及親之罪則緡所謂以懸鈴而驛卒  
離散者何也皂隸則先王金石之典而或廢或行亦於兩司署經  
而處之者也緡乃敢引此必行已志不待聖上判下之教先為箝  
制兩司之計不亦痛乎此皆臣等所當論而不論者也臣等既有  
不職之罪苟冒至此而今當庭請之二再舉不得不先自引避請命  
適斥臣等之職○大司憲南瑾啓曰去年冬臣之劾李貴也直據  
所聞悉陳於啓辭未有他意他聞而即見同僚引避之辭以聞者

發言斥臣臣實未知其意官為憲長受譏同僚不可強顏行公請  
亟命遶斥荅曰勿辭○執義鄭道啓曰當此靜攝之中區區來避  
罪合萬死伏見多官引避之辭以有亨之福君構禍猥叅議藥之  
列以李貴之兇言叵測反肆對辨之說請討之舉與同僚無異矣  
至於兵曹啓辭以痛悶切迫末如之何者法司之懸鈴也不勝痛  
惋之至自古臺官之論劾該曹有之矣該曹之詆斥臺官實未聞  
也此無非朝廷不尊國綱解弛人心不古體面毀裂之致豈不大  
可寒心臺官風采日益墜落宜乎臣等之自取羞辱也請命遶斥  
荅曰勿辭司諫院多官亦以此引避俱荅曰勿辭○傳曰予病尚  
未平復方為服藥調治此時決不可煩擾以亂予心諸大臣三司  
啓劄限平復間勿為捧入○備邊司啓曰當今政在臺閣臺諫發  
風聞之事臣等何敢輕及於言語文字間乎至如兵曹之事臣等  
親聞而慣聽中夜撫枕慨軍政之日非茲承察啓之教何可囁嚅  
不言孤負君父乎兵曹步兵價布竭盡久矣此則兵興之後用度  
浩繁而然也至如諸般贖木比舊無減一任花消事甚可惡權緡  
判書除授之初臣等嚴辭戒飭曰當此國家多事之時係干軍需

之木少有謬費當自備局入啓重論云云權縉對曰敢不竭心勉力厥後聞之叅議白大珩與判書相爭面辱無所不至又借臂授囚判書使喚書吏臣等不勝怪愕為之聞見則大珩自稱布物堂上各項納布徵贖與其一二腹心下吏潛捧潛散如搞奸被頃贖木則大珩必以升細尺長者准徵十五匹分軍之際大珩自占歇處多徵價布軍士之無故立番者稱以在喪勒令還家却收價布一日入直內曹不告同僚職軍士食代不意搞奸各處皆闕直徵贖木人各十五餘匹俄傾之間多至七八因以此通筭兵曹贖木比諸往時不啻十倍未聞剩餘送于營建都監只見各處不得題給殊未知用之何處外人皆曰或稱某官帽債或稱某家婚需或稱某家酒饌之具或稱救窮之資托稱名目種種難數大珩豈至於此一時毀謗之言有不足盡信但權縉欲知贖木去處大珩盡取前後文書使人莫知多少之數今之朝廷曾經兵曹堂上即廳者何限而未聞布物之為叅議已物然此則大珩欲掩其罪不得不爾其事可駭其情可恕也但有一言不無可起大珩曰權縉緣何得被眷遇雖有眷遇如被重論則何敢出頭兵曹之事吾輩當

專之云大珩何以知權縉承眷淺深譏弄不憚乎一曹之中去其  
不同己者終欲何為臣等固知禍不旋踵既承嚴問不可不略陳  
所懷非不欲毅然正色赤心循國事已至此惟有奉身而退矣○  
百官啓曰伏承聖批有曰設或可行何不待予平復而強煩於此  
時乎臣等不勝感激焉臣等此請實出於一國公共之論不可暫  
遏而近因靜攝停止已久益切悶鬱自不覺既退而復來愈往而  
更顛得蒙今日快下一俞則自當奉而周旋恭頌迎 勅之後次  
第縉儀之完豈不幸甚伏願無執撓詆巫賜允許○大司諫俞大  
建啓曰頃日三司請罪李貴也謂臣與金自點不無相議云則臣  
與李貴無異矣權縉不為阿附於渠輩只以異己之故今此多官  
引避構陷至於此極臣竊痛焉臣之不欲與時輩苟同此臣之本  
心也每於論啓與此輩不同聖明之所洞燭也臣以風病飲酒不  
多輒不省人事昨日避嫌同僚因臣秉醉袖出搆卓使臣瞥然看  
過臣雖隨行以啓漫不知為何事過夜始知臣之不察之失著矣  
不敢仍冒請命罷斥答曰勿辭○政院啓曰即今大臣率百官來  
詣大庭聖教既為承受羣情亦難沮遏何以為之傳曰予忘日劇



欲更受針勿用煩擾事論于大臣勿為捧入○正言韓惟翔啓曰  
縱隔君之徒至叅議藥討犯上之罪反為証告被該曹之譏虛帶  
呼唱同僚以尸居不職為避則苟冒之失臣亦有之而非但身有  
疾病初八日夜盜入家內至如身上衣冠亦無所遺未即來避所  
失尤大請命適斥荅曰勿辭○庚子藥房啓曰臣等待罪內局既  
昧針藥之術尸素職任尋常慙懼無地自容徂茲歲初風日不和  
陰陽致愆聖候有不安之節面部却腫患日以深重臣等雖不敢知  
聖候症勢之輕重御醫針醫之入侍者莫不惶惶憂悶當時氣象  
之戚可勝言哉到此地頭臣子之欲問醫試藥以救君父之疾者  
一心在茲夫豈有他前牧使全有亨以醫術鳴於世者外間羣議  
皆以為此時此人可備議藥之數臣等未暇念他率爾入啓雖蒙允  
俞賴天之休聖候大勢易得差歇有亨之跡終不進闕下矣徃在  
戊午冬中殿未寧侍藥設廳之日此人長在局裡因叅議藥是亦  
伊時臣弘耆與提調臣李爾瞻副提調臣韓纘男同在局中時也  
今者臺評重葺督斥醫官不遺餘力吁此豈醫官之所為哉臣等  
俱以無狀性且不敏蹈襲已行之事未免被斥於臺閣及願循者

只合退嘿伏地待罪○辛丑宣川府使狀啓剃頭漢人男女並一千餘名經宿林畔指向機島○壬寅兵曹啓曰京圻出身今當發送公洪金羅道赴西舊出身來到慕華館今已四日非但遠方兵馬久滯未安此時邊戍一日為急而判書權縉時未察任叅判朴鼎吉叅議白大珩以病不仕叅知裴大維方為入直點考重事稽滯至此極為悶慮請令廟堂速為處置傳曰允○傳曰逆賊朴名賢之子興仁闖入仁政殿云絕島定配罪人不為嚴束以致恣行極為寒心今後又有如此之事則監司罷職守令拿推繩以重律定配罪人勿令恣行近日保放罪人任意恣行云十分詳察嚴飭○傳曰兵判累日不仕命招急急察任○李而致上變事而致惟弘子也路逢友人李厚源源言今日將有 反正之舉請與偕行而致詣瀾告厚源有亂言○王命召大臣禁府堂上捕盜大將又命都承旨李德洞兵曹判書權縉入直 而致疏上王方與諸姪燕酣魚水堂久而方見其疏亦不以為意柳朴家秘啓再三請速寃之故遂下是命大臣以下詣闕闕門已閉遂會于備邊司備邊司堂上亦來會都監大將李興立領兵扈衛宮城興立奉朴承宗

姻家為其薦任至是密與義師合遣千總李廓搜彰義門外而放告兵屯門外故也廓受令不即行時夜已半矣是日今上出次

延曙驛村大將金塗時以前江界府使家居副將李貴時以前平

山府使被劾待命等與崔鳴吉前兵曹佐郎金自點沈完遠儒生

等會于弘濟院基長湍防禦使李暿領兩部來赴李适北兵使未

行金慶徵前察訪塗之子申景禔都摠都事李重老伊川防禦使

李時白李時昉儒生貴之子張維前翰林元斗杓李澥儒生申景

裕武臣前府使張紳沈完成宋英望儒生朴惟明李沆武臣崔來

吉司藝韓嶠前縣監元裕男前兵使李義培武將申景植前縣監

洪瑞鳳前承旨俞伯曾前佐郎朴烜承文正字趙滄等皆來會文

武將士二百餘人兵合千餘人夜三鼓入自彰義門自前日風雷

城中晝晦及義師入門忽風止雲霽月色如晝進至昌德宮門外

李興立放仗來迎李廓引兵退次大臣諸宰聞軍聲皆迸散塗等

遂開丹鳳門以入上與具宏武將沈命世儒生洪振道前縣監

等繼至塗引至仁政殿西階上東向坐胡床諸將士列侍宮內侍

衛將卒皆散入直承旨李德洞鄭豈刑房承旨朴弘道與左右史

宣傳官等初聞軍聲叩寢門呼請入衛宮中不應侍臣亦避匿時承旨俞晉曾權盡已閱聖微在家王從北苑松林中設梯踰宮城常時宮人設長梯于苑中以便夜間出入王用是梯踰城有小宮負之而行一宮人前導匿于司僕渠邊醫官安國信家王使國信家人鄭柎壽出探變事柎壽還白以無所聞王曰倘非爾瞻耶蓋王方仗任就正等欲抑爾瞻權勢柳希奮密白王曰爾瞻勢已亢恐不受挫宜有亂畧故王疑之世子徑退王不得竄匿于莊義洞民家○上遣李貴等起居慶運宮○大內火王既避匿諸軍入宮宮中虛無人索王不得仍誤遺炬火延焚殿宇上令都監軍撲滅仁政殿獨存其後從灰土中掘得銀四萬餘兩蓋王嘗以皮帑盛銀置之寢內故也○癸卯黎明收御寶軍人得於苑中以獻承旨李德洞鄭豈謁軍人執二人來上左右命納拜德洞曰未達不敢拜塗等執諭以舉義之意德洞遂與豈再拜輔德尹知敬方入直廕于墻壁間被執以來亦不肯拜申景裕拔劍欲砍之上急止之使諸將諭意知敬亦納拜○斬朴弘道弘道亦被執以來上命縛之弘道大呼乞哀曰願與李德洞等同事盡力軍士

以足蹴口曰汝復欲何言遂斬之○李爾瞻朴承宗等逃○金瑩

以軍令召百官起居慶運宮百官知反正之舉或謂上前或

詣慶運宮以俟○誅尚宮金介屎介屎方設佛供于淨業院聞

慶運匿民間軍人取而斬之○誅朴鼎吉兵曹參判朴鼎吉先詣

闕謁上兵曹判書權縉繼入區處指畫甚悉仍進曰朴鼎吉以

元亮腹心當此危疑之際不可冒居兵部臣又不可與此賊同事

請亟誅鼎吉以正邦刑以金瑩為參判洪瑞鳳為參議然後臣可

以協濟奉令再三抗請上顧問諸將曰鼎吉畢竟不宜免

死宜如縉言遂曳出斬之縉本嬖臣姦黨而先害鼎吉以自效人

憎其變幻○鄭柎壽告王匿其處上遣李重老等迎致闕下寓

都摠府直房柎壽方服表王取表冠麻衣服之欲使人不覺重老

執前拜謁王曰汝何人耶對曰臣是伊川府使李重老也遂擁上

馬來上使宋英望等看護王惶恐不自定問英望等曰今日之

事誰為之耶推戴何人耶對曰推戴乃王室至親已奉慈殿反

正矣王曰廢昏立賢古亦有之但何不令內人宦寺給事而待我

卑薄如此耶上送一宮人又送昭容任氏侍側王乃安○上

上

詣慶運宮起居 大王大妃進御寶貴等初至慶運宮 大妃初

不知事端疑王遣兵作變拒門不納貴等令軍士踰墻闖門以入

哭於外庭 大妃令小宦問之貴等具述 反正之由且請 大

妃駕幸昌德宮 大妃不許 上與將士詣慶運宮都中人夾道

謹呼祝手加額爭持酒肉迎勞將士 上至慶運宮與百官諸將

拜哭于閭門外仍進御寶 上令沈完遠金自點等奉王乘小輿

隨後行市坊士女見王之行皆上墻屋見之或媒罵之曰金爺金

爺所歛金銀置之何處而作此行王低首垂涕而已至宮寓內藥

房軍人又告徑匿處遣將率來王妃與世子嬪與諸宮人咸聚于

兵曹軍兵圍守 ○大妃以御寶還授于 上大妃垂簾引 上入

見 上拜泣 大妃亦涕泣 上使李德洞進簾前具述羣臣奮

義除亂之意大臣諸將咸請早定大位 大妃不答良久曰須先

取瑛父子頭來予親齎而後當有榮命 上對曰此則臣不敢承

命羣臣又啓曰自古有廢置而無誅戮臣等決不能從 命 大

妃又教曰當親鞫柳希奮李爾瞻然後當有榮命德洞曰自古母

后無親鞫外臣之舉須待 主上正位次第誅戮未晚也 大妃

曰痛憤之事欲親鞠之何妨於禮德問曰 慈殿豈可獨為親鞠

慈殿如欲速親鞠須早定王位 大妃良久曰予心氣積傷久矣

祖茲多發不中之言諸公幸恕之仍以御寶還下授于 上且面

諭敬大臣恤民隱數條 ○遣使誅朴燁 平安監司鄭遵義州府尹

燁鎮開西六年貪虐搃克窮者極欲私藏財寶富於內帑流毒一

路邑里丘壙鄭遵以造之弟首為廢母之論在義州貪虐亞於燁

與許庭式南以興尹守謙踰為五賊二人在西邊諸將慮其自疑

為亂首 啓請誅 上密諭都元帥韓浚謙誅之燁死後平壤人

取棺磔尸並殺其所乘駿馬妻子僅以身免 ○召申景禎于嘉山

景禎首建大策陰結義勇朴承宗疑之差別將遣守曉星嶺景禎

求歸不遂至是 上首召之 ○柳希奮率子弟待命于南大門外

遂囚之 ○甲辰 大王大妃命廢王為光海君祗為庶人策命今

上嗣位其教曰 昭聖貞懿王大妃若曰天生烝民樹之后辟蓋

欲使叙彝倫立經紀上奉 宗廟下安黎庶也 宣祖大王不幸

無適嗣曰一時之權越長少之序以光海為儲貳既在春宮失德

彰著 宣祖晚節頗有悔恨及至嗣位之後反道悖理罔有紀極

姑舉其大者予雖不德祇受 天子之誥命為 先王之配體母  
儀一國積有年載夫為 宣廟子也者不得不以予為母而光海  
聽信讒賊自生猜隙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殺  
之幽廢困辱無復人理是蓋逞憾於 先王又何有於未止人至  
戕兄殺弟屠滅諸姪操殺庶母屢起大獄毒痛無辜撤民家數千  
區剏建兩闕土木之功十年未已 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妯娒  
婦寺逢惡從吏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成昏墨盈朝筆金市官有  
同駟贖賦役煩重誅求無藝民不堪命數燬塗炭 宗社之危若  
綴旒然不唯是也我國服事 天朝二百餘載義則君臣恩猶父  
子壬辰再造之惠萬世不可忘也 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  
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因畏天命陰懷貳心輸款奴  
夷已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帥投虜流醜四海  
王人之來我國拘囚羈繫不啻牢狴 皇勅屢降無意濟師使我  
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蹄痛心疾首胡可勝言夫滅天  
理斃人倫上以得罪於 皇朝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  
以君國子民居 祖宗之天位奉 廟社之神靈乎茲以廢之綾



陽君某 宣祖大王之孫定遠君某第一子也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 宣廟竒愛之養于宮中命名之意厥有微旨 憑几之際

握手歔唏屬意深重異於諸孫今者奮發大義討平昏亂脫予囚辱倫紀得正 宗社再安功德甚懋神人所歸可即大位以繼

宣祖之後冊夫人韓氏為 王妃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遣承旨

鄭豈禮曹叅議睦長欽迎盧氏於濟州 盧氏 大妃母也 大妃

始自癸丑錮宮之後內外隔絕至於延興追刑盧氏安置皆於

及正後始聞之盧氏老病恐不能渡海特遣近臣禮官看護以未

大妃在錮宮中宮人連以交通外間受誣被刑極慘酷光海更遣

侍女代之兼行譏察侍女既入錮宮皆親附于 大妃誠心奉事

焉宮中元有衣服器用雖久不乏自外例供魚肉鹽米不廢 大

妃自經禍亂服縞食素侍女亦皆食素故魚肉則還擲牆外鴛鴦

恒集啄食腐臭達于內宮人於宮內自種蔬果以供朝夕又乏新

木綿一宮人於草褥中探得木綿遺核數顆年年種稔作襦衣以

進外人不知宮內事狀或傳言已不諱至是始知之 ○按誅光海

宮人 及正日鄭昭容自殺尹氏以穢行賜死其餘或譴或放凡宮

女綴史光海自作咀呪誣指大妃者甲伊銀德仲還景春天福業  
難等或刑訊取服或誅之○朴承宗朴自興到廣州自殺承宗時  
為體察使自興為京圻監司 反正日承宗與自興率家僮殺人  
從水口門出欲往楊州起兵自興已出徵檄傳通畿內時承宗族  
父安禮守楊州 上遣使拿致與承宗相遇始聞 主上舉義朝  
廷已定乃作書付安禮使致于朝廷書云承宗不能正諫致有今  
日蒼黃間既已出城欲復入則恐為亂兵所殺死不明白茲敢湛  
澗以謝天地神人又與子靈光郡守自製書曰吾家不幸連姻王  
室父子駢首而死誠可悲也汝與李偉卿有相爭之事終始不忝  
朝廷大議朝廷必不殺汝慎毋自死以守先祀遂往廣州墳山謁  
拜入僧房與自興取酒服毒以死承宗有才局其為兵判頗得將  
士心晚年知光海必亡常預蓄毒藥于囊中以備遇變自盡然其  
父子居家奢侈積財治第富冠朝貴而貪賕無已據勢爭權迷不  
知退世槩以三昌目之則雖引分自決而有愧古人之義烈矣○  
李爾瞻等伏誅 反正日爾瞻率家屬踰南城以逃到利川村舍軍  
人跟而獲之爾瞻始聞申景裕等舉義景裕之妹大焯之妻也先

遣大蟬妻疾入城見景裕圖解而不及爾瞻就金吾夜單供辭謂  
同繫人柳希亮曰上見此供辭必能明我無罪翌日將刑出獄仰謂  
李貴曰大監知我心事矣 慈殿至今獲全豈非我之功耶貴曰  
汝前者每事不自做却使他人做者正欲今日作此言也信如汝  
言幽廢之禍果誰致之耶爾瞻不能對及貶刑又大呼曰皇天降  
監無罪生為孝子死為忠臣李偉卿在後叱曰吾儕之死盡由汝  
作忠矣汝安得為忠臣安得為孝子乎爾瞻與韓纘男白大珩鄭  
造尹訥李偉卿等先正刑李元蟬弘蟬益蟬先斬大蟬死獄中李  
覺韓定國韓正國洪堯儉徐國楨蔡謹吉閔藻鄭潔黃德符李挺  
元李尚恒韓希吉朴應犀鄭榮國俞世曾尹三聘趙龜壽鄭夢弼  
諸嬖倖人等柳希奮柳希發等次第收斬鄭仁弘李泣元宗辛光  
業等拿致正刑聖智施文用金駟誌有福同皆逃匿被執斬之廢  
論上疏人士木聚斂人等重者拿斬爾瞻徒黨以下論譴有差爾  
瞻等仇怨既衆及誅都人爭刃其屍屍無完者○大妃又下手教  
數光海三十六罪大畧與 教書同又有當 君父之病脅而歎  
薨及奸 父王之姬等語○光海既廢尚在闕內 大妃屢下教使

速安置于外辭旨懇迫至有再拜請之之語○癸丑遷光海及徑  
于江華光海與廢妃柳氏同室安置極與廢嬪朴氏同室安置置  
中使別將監護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八十七

(B)  
732.55  
4724  
[v.17]  
no.40  
0248798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木)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40